

保德州志

九



記

重修城壁剗開西門記

見卷十一 李晏

大定二十有一年春有司請完城郭朝廷以邊為先務啓
 塞從時鳩工三萬命長貳督之舊城皆因山而為雖高下
 不齊而頗堅固獨西南一方歲時輒圯召故老訊之僉曰
 山勢隨河而傾下多沮洳加以溝洫不濬而又修築者不
 慎故頻年至此若非改圖終不能久也予喟之信然相土
 之宜退十數步得木瓜崖亦隨其形勢裁削壁立且堅且
 厚其卑者猶數仞其廣五步其袤凡一百七十步有奇土
 則平之即加以堦下則溝之即為之池中之缺斷者簣土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以補之壘石為渠以通水潦起於二月上旬迄月晦而畢
 實省其功役之半城中素無水宋熙寧間鑿數井皆涸塞
 泥不可食居民汲城外澗泉以供日用先是由北門往還
 詰曲數里不勝其勞遂因石渠之上累甃為溝剗作西門
 焉距泉所總百步餘民其便之落成之日熙熙然咸願刻
 石以記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今之為政者多行姑息
 媮惰苟且不為久計每修完者亦聊復已耳故朝設板而
 夕已敗不知及害民力也滋多食入之食者寧不愧於心
 乎於是直書其事以勸諸後永者并董役之官吏姓名於
 石之陰識其歲月云

此西門在孫家溝稍北今西門之南



嘉靖甲寅秋九月保德守藍公作城下石渠成保民利之
 焉余文紀諸石余夙知藍公政績先是余僑慶陽夜半風
 雷大作雨下如注負郭居民被墊者三十餘家民誑頻歲
 刻吏肆詆積寃干和不決旬除藍公節推於慶抵任御史
 行部檄獄瑞慶一路獄公出與公恕平反甚多述得列薦
 刻陟守保德郊別有難色余曰移所以治慶者於保何有
 無何余再撫延綏聞公政聲視慶益振公復移書請曰保
 德邊郡民固相信矣邇來在在賊獫不時入寇善深犯州
 保慶者受款計將安出重飲深溝高壘寓戡於守何如余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一

後司以爲然公乃登城盱睬相地勢南高北下且北平
 南流決東北城垣百丈餘有渠渠有垣南徒里許築之便
 公曰我杖黃河渠形勢如若輩讓使冠自北南侵殊失河
 渠渠渠之險良服其言乃鑿石爲渠渠水爲久遠圖其
 深如東北渠使水北流入於
 渠深如前使水由西溝曲流
 渠深如前使水由西溝曲流

渠深如前使水由西溝曲流

渠深如前使水由西溝曲流

渠深如前使水由西溝曲流

率屬協力經畫何寇患之足慮哉公之治保允符於慶矣
余因保人之請爰揚慶保相與之誼以見作渠禦寇本末
云若其循良之政立遺兩地其棠之思則有採風者在公
姓藍諱雲字子雨號與石辛卯鄉進士錦衣籍揚州人

重修城垣記

明孝廉王環 河曲人

保德僻處晉西北之窮壤連河接陝密邇套寇水堅無侵
犯城低薄不足恃嘉靖癸亥李公諱春芳號西屏者肅謹
井陘人也奉命來茲入境卽有寇驚迺肅隊戒行比視事
閱城慨然曰孤懸邊城傾圯若是萬一有警將何以交於
是乘民力之暇爲修葺之計低者高之薄者厚之女牆樓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舍悉增其制西南隅長六百尺乃受敵之地高厚尤加焉
南門闔闔舊土築更以磚石仍建巍樓於上城內相地堯
井以備不虞關外復置暗窖塞邪徑以絕寇謀鄉野之民
堡岩可守者令完之墩堠可增者新築之願入城而無房
基者給空閑官地以安處之數月餘次第成蹟民恃無恐
公復慮傷於所恃乃出守城議禦寇方畧授之挺身臨城
嚴督夫卒習火炮利器械信義以壯其膽賞罰以作其氣
舉凡料敵制變進攻退守之術諄諄曉諭如教兒曹然甲
子冬寇大肆猖獗興嵐臨石咸受荼毒而州之人晏然安
堵公之全活一方功豈小補云哉庠生崔官等思保障之

功欲勒諸石以示永久徵余文余以城非其時者譏城非其制者譏公之城保德安內攘外合時與制其仲山甫之城東方乎紀以風後盛舉也雖然公之德政詎止修城已哉飭泮宮以重學校均租田以清稅糧訊疑獄以申冤抑制強橫以安良善河神有廟以理幽養濟有院以明人節妄費以惠下罷冗役以蕪困暮夜無金以貞廉也瑣細不察以順治也盛德寵功薰蒸於人之耳目而迥出於修城之上者難以悉述今陞充二守督撫萬公復保留太原則公之政蹟可知也敢並記之

新甃州城記

明兩浙鹽運使司萬目約郡人運副順天府尹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四

保德故樓煩地距北寇百里外僅隔一垣而套牧者盈盈一河耳寒沍冰結望之數舍可騎而來又城西斜地皆垣衍受敵隸所卒更單弱往嘉靖甲子以來寇凡七抵城下可鏡也先是壬辰歲當事者方圖城事而適有西警王守所尚議需三萬金役稱是且以三年期焉功方始而輒不果州之士民皇皇然冀保於城不啻歲之望也韓守至而肯嵐兵使趙公行部慨然謀復舉韓守唯唯於是上制撫及御史臺允其請趙公復遴同知張君通判于君暨韓守更議蓋不擾州民一錢一力也議犁然具諸臺亟下趙公董其成而議中凡用積羨若干士伍若干為時幾何令給

下州士民相顧咨曰卽官帑具矣後無煩農畝也僅僅期以三時其必徼鬼之工而能然哉韓守則曰是不然城盛事也州人恃以爲命矣匪謀曷濟匪豫曷立卽臺使者業已悉捐公儲矣而我何不殫力也於是與諸士民謀曰山同饒石去城數武耳乃自行石所拘逋伍者餉五百十名先募石人治於山北冬春而石齒齒待用也又舊構具率臨時採取無論遲之旬時卽此輦日疲之力何可它驚也於是相轉假及諭工者人登事率持一具構具不勞而足灰用人牛輓之爲力不易有官航在可藉視之取給六步者固倍之也其它瓊瓊凡慮所省不貲以故用銀三千役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

四千亡論曠曩者不啻徑庭卽三郡首共約劑者亦所臧居多已自春季始事訖秋杪而竣計城一千一百丈有奇堞高五尺下石上甃門四樓樓之木偶得於某所適足用焉城成而州之士民忽然若自天而有之也相與驚恠大服曰吾州之城而有待於今如此哉子來勿亟維神之力其今之謂矣乃韓守退然謝不敢當曰父老固天幸此諸臺使之所大造而民耳吾擊鼙鼓右手不倦則有之然不敢不告成事焉遂承趙公指而屬文於不佞不佞方病廢且以不敏辭顧不佞晉產也往從父老所談邊警至今猶震悸不寧今吾晉業受主上賜邊鄙不聳而諸臺使者又

殺焉是思惟吾圍之固不佞何敢以晏然一日而忘其自
哉第竊嘆有土者民命攸寄一切不爲苟幸無事往往以
六傳視之卽有大舉又佗然曰此何不嫌爲也不爾卽循
虛聲瞽上耳目之所及於前而後勿與知如是則民何賴
焉今諸臺使能築韓守而韓守自殫其力以副之是不爲
無爲與藉口以嫌自解已倘邊圉將吏乘時之暇人人不
負其職則天子何終西顧哉是役也諸臺使提衡於上業
已建豎不有厥功乃克底成績救寧一州烏不忘也制臺
先亞卿梅公始允其議今少保楊公日厯桑土衣茹之謀
而大中丞白公與楊公合其議以力主之其終壯猷且夕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六

匪懈按臺先趙公今汪公持風采以閩軍實於茲城皆深
注意焉今雖於朝行將以殊異待韓守孰謂材也而不由
之激以勸之成哉若兵使趙公往來部中荒度惟勤始終
其事與先後諸蹟可並睹矣不佞不能已於維桑之慶故
遂紀之

修城西南面記

見進
姜宗呂

郡隅處西徼以僻稱兼之水礪山童壤瘠民勞故俗淳易
治代幾閱興廢從未聞有梗化稽命者順治己丑雲鎮首
難秦晉煽動郡介西河之衝不戢者與有謀焉追王旅以
派疆至坐困七浹月憲城之堅而難墮也繳碎西南面殆

壽郡侯安公蓋躬閱而聯擊之矣歲越卒那師凱旋公慮以新之亟上牘當事者斷請公家帑當事格於功令靳弗予且督之設處維時燹而稜繼正厯長孺慮役弗遑也及秋小有公曰信勞時使此其期矣乎迺首捐俸百金爲衆倡營守郭公繼先捐廿金學博劉公衍民知之城居人合捐二百金都甲合捐四百五十金營兵合捐三百七十金緝旣集鳩匠募徒屯材具候俱有定謨首秋始事抄而役迄凡爲工八十丈有奇爲期三月餘睥睨墜塹屹焉煥焉無忝初畫與事者圖貞珉以志之余曰是誠不可無志也以夫城以衛民圯而弗葺饘孰大焉然葺矣而徼是亟弗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七

時之案弗謀之同是利之而實厲之益之誓也公數上牘請公帑慮勞費之貽我民也請弗獲而役不可已復遲回者數月始戒事焉乃愚竊慮始區畫之功猶憾然有難色公弗少沮曰是因因若圍以謚若居也於是勞怨罔恤壞堞復完爲斯州垂永襮苞桑計公之功與金湯爭高深矣公諱世昂字鑄九遼之東寧人爲從龍名守其平定安集活我州人者不可殫述而祇述其奏成於茲舉者有如此

擬江樓記

見職完類

樓之名有謂之齊雲者蓋取其雲之高而欲齊之於其上也謂之疊嶂者蓋取其山之遠而欲疊之於其前也皆取

其彼之所有而此能有之以名爾保德軍署之北依城爲樓下瞰黃河前人以擬江勝之庸非取其江之所有而此能有之耶余調官來此太守廼皇族性天昭徹心地平然過人遠甚嘗於休務之日率僚屬來飲於其上則覽山河之形勝一日獨余爲記欲廣擬江之制余因喜躍而應之曰夫天下之物有勢可同而未必能同者有勢不可同而強使之同者有形勢異地里遠不約而自同者樓之與雲其勢可同者也登焉而雲猶在其上豈非未必能同者歟樓之與山其勢不可同者也登焉而山果列於其前豈非強使之同者歟曰江曰河論其形勢則遠矣較其地里則保德州志

卷一

藝文

中

遠矣而登是樓也觀其兩山傍峙一河中流浪平風穩而綽有江之景者亘古如是豈非不約而自同者歟謂之擬江端不吾欺而其人在人也亦有然者考得其形勢異地里遠不約而自同之義相與論江河比擬之趣則可以神受意解而不負樓之名矣若夫簷花過雨而春遠危欄倚柳搖風而涼生畫棟雲淡天高而秋曠落影於其中樵歌漁歸而暮雲飛翼於其下以至山色不離懸而水聲常在耳則天下之樓閣臺榭雖不可勝紀想未易有此景也語至此使妙筆模寫生綉三百尺亦不減錢塘之風色矣彼有區區以青紅相勝詩酒酬誇欲復擬此而求記於余余

特不暇亦不敢 以上城垣

重修公廨記

見名 劉章市

至正辛卯太守長清許公諱仲傑字漢臣素以廉幹勤敏為毘陵推官今進階奉直大夫來守是土蒞事之暇四顧垣摧址壞毀瓦畫墁慨然嘆曰堂以出政臨民司牧者坐視其頽廢所不忍也於是捐俸經營百廢具舉躬督其役日夜勤勞暨其完也計館舍五十餘間畫簷繪棟翬飛壯麗儀門甬道極其平厥庭栽松栢槐柳左右適宜外周垣墻百有餘堵熾竣可觀或肅辨上官所需器用靡不完好

開新衙署記

姜宗呂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九

郡僻處西北徼水碓山童土确民劫燹後仍之數罹蕩析寧止閭井闕寥碑堞傾圮即公衙臨蒞地亦委之瓦礫郡大夫傲居民舍陋弗恤也歲乙巳攝篆田公始葺舊宇而創居之然制未闕備恐終同僑寓丙午冬三韓張公守茲土下車日廨宇圯廢狀盡焉傷之謂此頽然者署人以傳會視故因循苟且膜外置之乃日廢一日究至無舍可傳豈徒郡人士之憂抑亦有土者之羞越明年春鳩工飭理慮材具餼徹者易之闕者增之計二堂穿堂書房捲棚窠室以及倉庫厨舍將百楹稱完稱美又稍采彤家言凡低昂踈密鮮弗中慶訖仲夏而椽桶瓦甍頽然改觀是役也

工不勞民費不糜帑多方設處備極苦衷凡一木一石措
置咸出心裁指顧所及無煩繩墨尺寸不爽卽老匠宿工
咸歛手心折古人木屑竹頭摠歸有用奚以愈此是以事
半工倍費縮初畫美加往模豈非公之大有造於保哉公
請光岳字符爨三韓金湯人乙酉貢士

譙樓記

見名周山

洪武二十六年詔天下郡縣作譙樓所以一制度以新天
下之耳目也先是有司踵元季之弊因陋就簡罔肯殫心
修舉廢墜識者病焉保德僻在西陲譙樓建於中街距州
治盡一射惟置鼓以嚴更鐘則立一架而懸於承天寺前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十

與州治相去一百有餘步歷歲滋久勢將傾圮 治十五
年癸亥冬十月予奉命來守是州越明年夏六月摧剝於
風雨震陵之餘遂申請於都憲洎藩臬重臣咸克之乃遷
建於州治前門之址疊石爲臺臺上爲樓樓下爲門樓之
四周繚以欄杆自肇工迄告成前後雖一載而民之樂於
勸工者自若不以勞告樓旣成矣予則以爲鐘金屬鼓革
屬皆樂之大者八音無金則律呂不能叶其和四時無金
則萬物不能遂其成五行無金則四時不能以相生故序
四時弁五行冠八音金之德也使譙樓有鼓無鐘可乎故
置鼓於譙樓之東以東屬木陽也懸鐘於譙樓之西以西

屬金陞也陰陽相配東西相向千年此鐘鼓則千年此鐘
樓譙樓鐘鼓相爲悠久於無窮矣若或譙樓之有朽腐鐘
鼓之有壘壞則在後之守茲土者嗣修之也幕賓古曹陳
君直實贊其事上舍鄉耆吏典輩恐久而事泯請言勒珉
予不能文姑直筆書此以記歲月云

郡守王公修倉城及公署記

江南無錫貢監

殷夢高

新又

今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勤於萬幾尤加意吏治特勅
內外臣僚凡經銓曹擬注者必親引見面詢可者任用其
奇材異斂或被顯拔否則罷遣四十三年春東海瀚澠王
公以黔陽卓異奉計最到京上召對乾清門公儀觀備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十一

條敷陳宣暢稱上旨上面諭部臣曰王某材堪重任
其勿以常選用朕軫念西北近邊一帶民生凋瘵欲得循
良牧守爲之撫字卿等俟此處員缺奏聞朕將特簡焉
閱數月前郡守唐公以俸滿陞任部奏缺官上特旨以
公守保德保羅山爲治地皆岡阜下臨大河隔岸卽陝西
延安府谷界去河套不百里戶僅三四千以丁徭重時復
逃亡錢糧不過半萬民俗淳悍喜聞輕生歲極易荒少暘
卽旱少雨卽澇又常患雹災及霜早殺禾蓋天下州縣之
寒苦未有若保之甚者公始至閱視城池驛舍倉庫等無
一修整完好及巡省四境坊郭民多不衣絺澆一村或僅

兩三家類皆土室窳室公蒿日曠曰吾奉 上命簡任是州以其能撫字此民且堪煩劇也今凋瘵若此綏輯甚難倘任事後或尙有一民失所一事叢睦者即上負 聖天子罪不可逭矣於是極意淬勵茹菓飲水有利必興有害必除民之良善者扶植之奸頑者鋤治之遇水旱賑貸倉穀出納均平貧民之不能入學者設社師以訓誨之庠序諸生時加課試親閱其文嚴爲評隲逾二年政化大行民俗稍變方亦漸裕乃更修舉廢墜以次行之緩急輕重各有條理丙戌先建倉房五間堅固工緻顏曰萬年以期永久蓋藏既謹穀不泡爛丁亥又修比歲三十餘丈高三

丈六尺言言佻佻變復舊觀兩役告竣民無罷勞諸父老相率言曰夫公堂者朝廷法紀所由布且百姓之所躋而介壽者也今頽圯日甚蓋以吾等餘力葺治之攸芋攸寧使君庶有慶乎公曰否民役方休吾不可以重煩民爾其少息至己丑父老又請公重適民意爰取累年節省在官公費買辦木石僱募丁匠由譙樓儀門以及大堂並加整理大堂較舊制崇三尺別構捲棚三楹傍建吏舍庫房築三甬道由儀門直達大堂中立緯楔一座月餘工畢 州紳衿士庶雜沓瞻仰咸驚相謂曰我使君未嘗煩擾百姓褻鼓不聞何功成之神速若此且社麗巍煥自有此州未

嘗有此堂也遂稱觥獻羔以落其成公又於署內建小樓
三間俯瞰黃河傍眺諸山一郡勝槩盡萃樓上公餘退食
嘗與二三知己觴詠其中民時或過樓下莫不指顧欣喜
曰此吾郡召伯之所羨舍也噫嘻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夫
民之情可與其安樂不可與其勞苦故凡有興作雖爲民
而民未有不怨且謗者公今以區區山瘠邑屢勤民方民
不怨而喜不謗而頌自非平日恩信素孚何以得此 天
子以公知是州真誠知人善任使矣異時一歲九遷任方
面爲封疆大臣所以下撫黎庶上報知遇者循是而推廣
之其勛業流天壤功名垂竹帛又寧可量也歟公諱克昌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十三

字燕及一字澹齊瀚渾其別號也辛未進士山東青州府
臨淄縣人今 內陞

保德州尉廳壁記

見職名黃茂

尉之設何昉乎昉於廢封建而列州縣也一郡之內列尉
維三曰守曰尉曰監維守與監總治於上尉則分治於下
是尉之設所以衛禦斯民佐州牧以出治者也昔人云職
無大小願才不足以塞責良有意矣戊戌之冬余自晉藩
庫使遷除斯職蒞任之初問聽事之所咸曰無之兵燹之
餘半畝頽垣在城東隅自是繼事者賃民舍而處焉余於
是周覽故址悽愴於群蒿之下嘆曰卑俸幾何半爲樓身

者費剔之設豈端使然哉既又費矢曰倘薪水有加構
椽以蔽風雨亦聊以塞吾責也然而王事鞅掌楮楮不給
願莫之遂越七載洵曲邑侯三韓田公諱思孔攝蒞州牧
到郡之日進僚佐而言曰一二長吏爰居爰處凌雜市廛
其如政體何於是撥囊緡策群力輦糞壤燔榼罍一躡故
跡破岸涯而爲之而予之廳亦幸以有成焉越歲餘幼子
灑自南服省予菽水之暇散步庭除因指示之曰凡茲前
廳後室旁及兩廂卽拳石杯土一木一楹實予手之所拮
据予足之所躡舐也譬余滯於此且十年矣人事倥偬僕
夫况瘁髮盡白齒搖落矣古之人有棒嫻五綵瑞應雙鷄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志

稱之少府號曰仙吏且朝拜除而夕超擢者不知何幸而
獲此迄於今不復邁矣子灑爲我記之聊以誌其概焉

監守官廳記

鄉進 彭 纒 晉城人

偏頭關西北之重鎮也其建置與保德連封以故糧倉芻
場皆隸於州而監厥出納則州之倅掌焉前無官署監牧
者往往僦營房以治不便成化辛卯山西監察御史張公
進祿巡歷過此監收同知黃銳因有所呈乃改僧院爲公
館居之稍便但門地低窪雨水積蓄爲汙池出入病涉焉
歷癸卯二守鳳翔李公廷蘭繼至不以溢陋爲慮惟嚴出
納是務 治己酉 欽差整飭三關兵備兼督糧儲僉憲

古邢王公璿惜其隘陬遂命千戶萬 相新城中隙地一
所庀材鳩工創建公館凡一十九間經始於是年孟秋朔
日落成於次月既望館既成二守恐創建之功久而不彰
乃以記囑予竊惟國之所重者兵兵之所重者食食不足
則無以養兵兵不足則無以衛國此爲政者所當先務也
矧茲關爲控扼虜寇要地誠非他郡僻靜者比今僉憲公
以經濟才居澄清地督餉則倉廩實而食足督兵則武備
修而兵足兵食旣足則禦寇有本而邊境安矣所謂比門
鎖鑰豈虛語哉雖然功之大者位必顯也僉憲公之功業
建於邊陲著於國省載諸太史之筆已有光矣奚待區區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之記所贅言也特以官署之設政令所施之地在治體最
爲切要今以數十年未舉之缺漏一旦起而新之此二守
所以拳拳有感於心而不忘也後之居是館者尙當以舊
告新勉修職業用圖補報則國家簡賢求治之心僉憲公
作興之意庶乎其不負矣治道豈無小補也耶 以上衙署

創建文廟記

見名宦 高懷貞

保德軍廼故宋屯戍之地也懷貞到官詢及宜聖祠廟左
右曰無之稔聞熙寧間始有太守高公渙創建於城東南
坡阪間頃因兵火燼毀殆盡春秋仲月上丁之禮止於頌
詔廳行之矣嗟呼撫定以來於今數十載刺史守臣來者

非一能無意於茲乎懷貞靜而思之昔在宣聖刪詩書定禮樂爲百王之師立萬代之法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義皆本於宣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如是而廟貌其可闕乎苟不以儒素爲宗而反以緇黃介抱者經不云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未之有也懷貞肆謀及同寮謀及秀士謀及員吏皆曰可廼各出俸錢暨軍民願多寡從其所欲而助之遂卜吉於軍衙西百姓庸租之地地方七八畝將建之其父老云此舊宋孔氏所居之地也噫雖世殊事異而偶合者一也而又始創於廣陵今建於懷貞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共

重建廟學記

見名
張令臣

鄉里設爲學校三代之所同也儒者宗師仲尼百世所不易也祀孔子於學而配以顏淵魏晉以來尙矣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自是郡邑之有學有廟徧天下保德初號定羗軍宋平河東置以控夏人景德二年改今名本廟開創因其故歷五十餘祀升爲州自建城堞卽爲

邊戍地險而瘠民安於險約故必積久然後庠序可興宋
熙寧間守臣高公渙嘗建於郭外之東南毀於兵大定庚
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茲前門傍廡與殿四合內殿
復爲啻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間以孟子居顏氏之
次其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明昌甲寅歲王公嘉言作
州刺史又起講堂於殿之陰泮宮之制寢以備矣泰和改
元冬守是郡二月上丁致齋見其規模狹隘殊失尊嚴
且微壞不修後將滋甚欲申請於有司慮拘文循例所請
不能過數萬未有以處之奈何學正王用傑與諸生進而
言曰吾輩蓄念久矣如不守一言則固有願爲者居數日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七

僚史士庶各輸有差布籌筭數總二十七萬有奇予默而
計之瓦甃官所有也力役兵所爲也自改水至於設色其
間或易舊以新或從無創有凡物之價與匠之傭度以三
十萬止今已十之九矣設有未濟以俸續之可也繼而有
二車至知事已集亦爲之助於是即日興作先治殿宇改
棟梁遷柱礎非務侈前適求中度次治兩廡則補而葺之
塗而鮮之時幾秋仲丞遷聖像完其缺畧正冕服之不中
制者又立曾子像而升於殿自顯孫子張至劉向繪於左
廡自林放至范甯繪於右廡從學令也苟楊王韓未有別
室亦分而繪之凡九十有六人明年春復修講堂宗鑑序

桶皆易以新以堂之舊材改建齋舍四間八月哉生明乃會賓僚於堂學生自既冠以上皆與席且使落其成則庶幾更相敦勸而朝夕從事也醉醉既奠尊客有旅進而前者請曰春秋釋奠自此能備禮矣諸生肄業教化自此而興矣論秀而升行見至此而盛矣可不刻石以紀敢丐其辭予嘉意書其歲月述前事之本末以授之

重修州學記

凡學 顏 真

保德州本春秋時晉地宋平河東置爲定襄軍歷亡金五十餘祀然後爲州地勢雄偉民俗淳厚公廨之西有

宣聖清廟大定土五年刺史高公所創建也值烽火起毀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六

厥廟貌未復有興逮至元間前幕儀焦二公重結正殿大德元年知州王公來治是郡公諱濟字齊民祖順德任邑人也出自風憲蒞政之際慨然起遷新之意創塑

先聖十哲金碧丹雘炳耀星日唯州學燕室未備迄大德

五年仲秋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塔察兒公河東山西道肅

政廉訪使與公奉命讞治至州公共言保德廟學廢久

所吏頗完講堂尙缺勸欲重修所廢爲甚州有公貯材木

敢丐經營之資公嘉其言遂竟獲允公卽鳩工率役與倅

僚協力士民爭趨吏目聶大備僉謀吏屬同寅儻工創樹

兩齋於左右輪奐翕然彌新樂育諸生郁郁乎洋洋乎聞

絃誦之音浹洽四境信乎人能 道非道 人道之亨替
在人之行否嗜定美風俗移易日益有望矣

重修廟學記

萬世德

聖人之道循孔子而尊孔子之道以學校而傳學校所關
誠至重也國家遷禧三代之治自宗師以及郡邑莫不有
學所以嚮聖道而基太平也保德自宋熙寧間守臣高公
漢始建廟學於城東南里許後因兵燹燬矣今廟學則金
大定十二年高公懷直所建也前守亦問加修葺歷歲寤
必且本漸腐萬戶甲午夏太守朱公始下車視學詢及科
湖僉曰正而止清潔接運吏子後寥寥迄今矣公遂周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九

環眺視謂諸生日魁星閣而學官傲士不雄發其坐此乎
乃移置魁樓而秋闈遂有人焉今年春公復謂諸生日余
志修學已久顧保德蕞爾材力不文余當首捐俸緡募工
易材經營繕治缺者補之圯者興之坊額未備者標題而
增正之階除瓦甃樹株之類罔一不整事竣庠序咸君欲
勒貞珉以垂永久乃遣庠士徵記於不佞不佞維天下事
疇有重於學校者哉慨自聖遠言湮吾道素蕪乃綱常之
理不至淪斃者學校維之也而學校興廢則守令責也今
朱公是役上不糜公帑下不費民財以養廉之需為興學
之用詎非千秋盛績乎自是士遊其間感激思奮臣盡忠

子盡孝斌斌乎興道德而懋事功咸朱公所貽者其有功於吾道大矣卽立石紀功而與斯庠俱永也誰曰不亘公請黃裳字元吉北直南宮鄉進士

重修廟學記

明天啓間尚書楊州鶴
歲泰政道

保德廟學金大定年創建明興二百餘載代有捐益至嘉隆來敝壞極矣萬厯辛亥胡守卽事卽瞻廟貌以重修爲已任如經閣魁樓化龍橋青雲坊帳幔祭器無不留意餘以時詣闕如也已查儒學懸缺應餽得二百緡有奇請之督學南公慨然允請迺貲之報下付其金於陳鄉官嘉蓋王鄉官所用筦之明年春弟子員馬上後王邵等合詞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請於觀察成公求所軍爲之役又遴官之幹力者所掌卽孫揚僉屯楊世鄉督其事工方興而李守至相與度基立柱樁工伐石先廟次廡次亭閣堂舍越戊午內移戟門數武舉名官鄉賢二祠器庫齋所門屏咸治之餘金聲至振塲圃以糊糊儒學門迤北大墻長五十餘丈並加石礎鼎建學宅中寢室東西兩舍前立廳事旁設門吏舍房儀門大門觀瞻肅焉搃之撤腐易新丹雘塗聖言言奕奕章甫簞簞之屬靡不煥然信數百年來未有之觀也然經閣後墻基未壘屏墻外臺基未築非完計也陳鄉紳奇瑜李孝廉希清諸生韓貢琛王臯陳奇瑛等乃出已貲以增其未

備工將竣張守視郡甫展謁周廵相視曰東墻嚴立而西
墻卑陋不足觀也遂捐俸葺之高與東墻等學博余光即
同弟子員趙思燕馬上觀吳季瑜戴君知鮑知變且牘而
屬余爲之記余三復之乃知是役也厥功備哉郡自壬子
來科甲聯翩聖賢之英氣有所鍾靈縣縣翼翼良非偶矣
士生於今宜飭躬勵行赫若聖臨而凜奉前哲之功有餘
師矣工肇於丁巳三月暨辛酉秋竣事歲則五更工則旋
舉豈易哉督學公諱居益號損齋渭南人觀察公諱伯
龍字生洲長垣人胡守諱栢字棟隆號再培洵陽人李守
諱勝之號南苑大興人張守諱世熙字忠明文縣人故併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十一

重修文廟記

字馬都 呂崇烈 平陽人

今天子覃精文治臨應舍萊普天率土奉先師罔敢斁乃
余鄉因已丑潰渠煽亂全省震蕩保德爲寇據者閏歲蹂
變更慘孔廟亦爲茂草州人士非不急欲新也而力未逮
歲壬辰楊公擢茲守莊任謁廟見其宮墻傾圮雖殿址僅
存不庇風露因顧學博劉公而慨然矢曰是守土之責也
爰各捐俸爲倡而紳佩暨尙義者輸有差漸次理飭劉公
夙夜忘勞寒暑靡懈庀材鳩匠四閱月而頽者起毀者完
工竣走力長安徵記於余余曰之役也稷甗甫脫人方生

養休息之是軫而卒能翼焉煥焉改厥舊觀落而成資金不逾百卽學博暨諸弟子員亦自詔其興之之易若邀冥相也者斯非文運將興也與楊公諱士烜號文斗北直通州貢生學博劉公諱行民字無懷與予同里閉爲筆研交故得詳聞而樂道之董乃事者爲劉生步階馬生政因得

重修文廟記

蔣道

學宮之重於天下也古今無異夫人而知之矣保德僻處三晉之西陲學宮肇自趙宋歷代增修規制不減巨郡但歲久敝極兼以兵燹圯壞有不勝言者前守楊公學博劉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

公嘗一葺治之然不過補罅塞漏其在於今幾爲瓦礫之塲先聖先賢風雨飄搖文昌無宮啟聖無祠尊經閣數椽零落櫺星門兩柱勾連凡百廢墜無庸更僕見者經營有心措置無力祇增浩歎耳古絳張公天翔諱鳳羽性精才敏余幼同筆研識其爲大有爲人也以丁酉經魁俛就廣文一席庚戌春振鐸茲邦入廟展拜怒然太息奮身任事計工材費甚繁浩點金無術皇皇焉如疚在心幾於寢食兩廢訂一冊捐俸勸輸而庠生皆貧囊無以應醵金僅建文昌宮三楹塑莊嚴像金碧之資猶且不給斯夕憂思慮大工終無成期也癸丑計偕入都告於御史孫公錫齡據

慨好義首捐五十金爲衆倡兵部侍郎楊公永寧給事朱公裴御史張公冲翼布政李公翀霄各捐有差凡得百餘緡而歸郡守張公光岳李公遇時欣然助之紳士共輸其力公諏日始事庀材鳩工終日勞勞見星往還指授擘畫舌敝唇焦子夜猶會計不少息先正殿次兩廡次戟門櫺星門次明倫堂齋舍內外五十楹煥然一新若尊經閣若敬聖祠敬一亭若致齋所宰牲所祭器庫神厨咸次第就理又以各宦鄉賢南向非制改列東西移置魁星樓以補風氣皆懸扁額焉儒學門以內起甬道門以外樹坊表焉時值仲秋拜獻有地觀瞻肅於往昔集生徒入兩齋設課靡倦豈弟之色溢眉宇諸生相與樂之徵記以垂不朽余維是役也規制雖不大異於曩基而功力視經始爲倍艱郡人僉云不敢與俸其成而公出其大有爲之才於萬難措手中卒能磨踵灑胆成之功甚偉而心良苦矣然後知有其心而紬於力者固力有不足亦心有未誠也語云有志者竟成其公之謂乎若夫倡始義舉御史孫公之力居多合一代名公鉅卿爲保德襄茲盛典上以彰朝廷崇儒重道之治下以鼓邊陲興賢育才之風保德人士亦何幸而遭此哉用勒貞珉以告後之視茲學者

爲政之道勸農桑以足民用興學校以教人倫是以古者
孝弟力田推爲德行考自虞夏以來王都國邑莫不建學
修禮重道崇儒於時民遵禮讓俗尚淳龐我朝創闢洪基
續承大統皇上誦法先師敦崇正學駕幸闕里親灑宸章
聖學聖治並頌無疆蓋教化之行始於首善以風四方太
平之綱也然必庠序之地立而後禮義之教明廉讓之道
修而後風俗之美振郡學創始於宋熙寧開元明迄今修
廢舉墜歷有碑記可攷癸亥地震後殿廡幾裂齋舍皆傾
風雨飄搖垣墉弗固越甲子夏五月郡侯高公蒞任茲土
卽以興學教士爲首務下車謁廟觸目動懷蓋以今距至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

聖二千二百有餘歲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若日星太聖
人所留也忍其聽之乃捐俸命工繕葺時則廣文衛公彙
集生徒量輸群力與登仕郎陳公鳩工儼役共親勞瘁而
廟貌以新今則採石築度整理東垣宮墻數仞美富藏焉
夫太原之西建學有七郡縣公以廉能歷署鄰封飲冰茹
蘖養士愛民茲且建立義學倡明教條俾絃誦之士朝課
夕糾兆庶之衆聞風慕道負河山鍾靈毓秀之奇守至聖
垂憲立教之意於以厚人心振頹俗勵頑鈍鼓賢能上勤
聖朝熙皞之化下成斯民懿好之良其有造於斯郡也豈
淺鮮哉爰記以誌不朽云高公諱起鳳字鳴岡遼東遼陽

人衛公諱大衡字知重平陽府曲沃縣人陳公諱肇虞字嗣華陝西富平人

重修文廟學宮紀畧

見學官劉瀚

保德文廟創於金由金而元而明以迄國朝定鼎因革損益載在郡乘碑記可考余自辛未銓授承先君子訓不敢以閒散曠厥職壬申癸酉日與同志諸生課舉子業不暇問土木事甲戌下公車倡築儒學照壁後基址丙子捐俸築學宅舊基圍墻七十二堵沿墻植以楊柳建櫺星門外西墻照壁以補風氣己卯議移魁閣不果壬午六月同志樂翰魁樓告成先是大殿歷年久遠瓦灰剝落雨雪浸露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

聖像棟宇浸漶屢議重修逡巡未動癸未仲春請州當事唐公首倡紳衿踴躍從事雖費逾百金大殿煥然一新是年少宰姜公同任平魯公協力慨捐隨重修啟聖祠文昌祠改神路於東齋後建雲路坊立飛龍石補修甬道磚墻八丈工未報完物力不繼甲申三月請州當事發米十石復集紳衿量力議捐重修儒學門立擋路碑更泮池橋石柱修祭器庫增宮墻南北二丈加以重門修金聲玉振坊建元魁坊乙酉二月州當事內陞四月余亦遷陽高衛教授念學宮事多遺憾復請州當事發米十石加尊經閣上下門櫺更換儒學大門建明倫堂儀門牌坊修宮墻外水

道上舖以石築文廟南墻下土砌以防崩潰五月新當事
王公蒞任適值通學公議裝緣聖像采畫大殿啟聖祠魁
樓等處苦爲物力所困衆多畏難不意七月間開工王公
倡捐人心響意紳衿而外一時我民亦皆翕然樂輸工不
兩月丹雘塗聖金碧重輝若有若無知其然而然者余竊幸
藉州當事之力與同志諸君子多方贊襄以遙觀厥成而
迴憶十五年來經營拮据約費錢四百餘緡開誠布公不
敢避勞怨於人言物議之中者亦聊以此仰體先君子官
箴後之君子因時補葺或有同志焉是所望耳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申

三

新建文廟幕位記

見學官 殷 魯

聖廟舊無幕達魯花赤慎得斤木雖色目特展誠心始建
堂基遷行剏修出俸以爲工匠咨親臨督以勞之春秋二
丁得以具衣冠之盛朔望焚奠得以肅恭敬之心崇儒重
道豈不厚與

創建泮池記

見進士 陳奇瑜

嘗攷泮宮之制東西南南皆有水形如半壁漢明臨雍人環
橋門而觀聽所從來矣州之學宮獨未作泮頌思樂者嘆
缺典焉歷代相沿議濬不乏人緣後臨戟坐前阻櫺階直
需之耳在歲修廟之便遂內移戟門馭武業有其地曾未

及濬也辛酉秋諸侍應賓與之典御牧張公曰此蛟龍雲
雨時也池中物其聿興乎乘風破浪泮壁其可緩與乃捐
數金簡趙生思廉馬生上觀上行吳生季瑜戴生君知鮑
生知變董其役並辦事官崔玉珩奔走規畫廣二十丈五
尺徑一丈三尺深七尺有奇中及左右築石成梁以通行
來綠波淪漪誠未有之觀也工將竣而捷報至王生邵郭
生天德同登魏科人文淳典獲際其盛適愜我公蒞泮伊
教意然而未盡公之意也記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泮
氛未靖逆我顏行日者露布凱旋獻馘獻功胥在於此
生益得雍容俎豆無虞干戈其所矜奮必倍於往昔公之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二十七

色笑又當何如工肇於七月初旬迄肅霜竣事公請世昭
字思明文縣人

飭建學宮墻基記

陳奇瑜

保德文廟建於蓮巒右麓北倚城隈南臨深澗東鄰州治
西瞰黃河北歲既新煥乎改觀獨西墻傾圮多爲缺陷而
南墻立於高陵之上埽頽墻輒與俱曩一使君移墻澗外
師生淪胥墻復初制乃得晏然蓋堪輿說應如響云而憾
未有爲經外計不拔者乙丑春郡守戴公始其事以徒役
重煩請得本所軍丁百六十名廉戶侯楊君世卿督之西
墻旬日告竣南則至深溝以及高陵約二十餘丈上築屹

然磚爲水道以防蟻穴凡五閱月落成是役也基固而墻固墻固而廟學永固併比歲開新之功藉以不朽遊其中者聯袂雲程實始基之公諱元字起貞汝南鄉進士

觀德亭記

周山

洪武八年奉詔建儒學迨今百餘年而射圃尙未有也予自治壬戌歲來守是州相學旁隙地立爲射圃率諸士子習射於中適朝廷例下立射圃令儒生俱習射欲得文武全才以効用予維射之爲藝久矣自軒后作弧矢始其後因之遂有五射之制蓋因是以觀其德也射義曰射者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諸士子苟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

能正其志直其體持弓矢審固進退周旋中禮則知所謹而德於此乎在矣

創建學宮文昌祠記

見學
官張鳳羽

天下學宮皆設文昌帝君祠蓋以帝君職司文衡察士林之善惡掌官司之祿秩有功於斯文者匪淺鮮也引庚戌春爰事茲庠見文昌位於啟聖公几案疑而異之詢其故僉曰神無正祠久矣噫嘻神無正祠其何以展敬乎亟集縉紳士子共謀之醵金三十有奇選材鳩工於明倫堂左隙地建正殿三楹東南隅廡厦一間越明年癸丑治龕壑像侍從御衛兩列東西加以繪飾煥然有金碧之輝夫而

後春秋享祀瞻廟貌而得以展敬矣諸生日學宮有文昌祠常制耳第祠之建於今日則創舉也似不可無以記之

初 因援筆而述其事督工庠生徐發廩生王治勤勞有功

建文廟魁星閣記 見學 劉 瀚

按誌州治魁閣有二一在青雲坊東南一在大殿東隅在東南者刺史胡公加意修葺在殿隅者規制低隘南為廡墻所掩闔焉無光春秋祀事瞻拜無地已歿春諸同人謀業儉堂請建魁樓於尊經閣後外墜兩楹迤為懸閣墾像其中迎河瀾之紆折舒文脉之光華輿論謂於學校大有裨益迺為時迫未及鳩工先請木主閣上以供香火飾以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三九

歲歉厥工未興壬午仲夏諸同人奮然曰神已棲止風雨飄搖保無怨恫耶公請謀諸紳謀諸郡當事唐公公曰可捐俸首倡一時諸同人翕然量力樂輸有差旬月之間工始告竣先是閣久傾圮登者股栗板易以厚墻砌以磚堅久永固未必於根本之地無小補也行看科第聯輝五星聚焉文明之兆在此矣余不文為誌其始末年月如左

社學記

見 賈允格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養人才以端化本厥制甚廣所以治隆俗美非後世所能及自塾庠序學之制廢秦漢而下未之能復迨我太祖龍飛掃近代之陋習挽

上世之淳風詔天下，
而保德社學未舉，
州下車即以學校為重，
臨講堂與諸生講論經史，
既又曰：教人莫先於養蒙，
蒙養弗端，長益浮靡，
社學之所係也。大矣及詢故址，
僉曰：無有。爰假館設教，
以十二生訓童蒙。明年學憲王公按臨，
教讀率童蒙生約三百餘，
迎道旁環列。王公喟然嘆曰：人物俊秀，
可嘉也。遴選其尤者，
得四十人，遣入學。補弟子員，
未入學者亦翕然知所向。每朔，
王隨班詣廟觀少長之序，
習揖遜之容，
詣講堂環聽。畢各還社學，
讀書。周公集先正格言一帙，
名曰訓蒙集要，
梓行與之習。讀刊朱子韓子勸學文為字格，
使之摹倣，
可謂以善養人者矣。又相草場隙地，
建城東社學，
革去淫祠。建城西社學於太平巷，
堂宇一新，
觀者起敬。僉謂周公此舉，
上有以副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下有以舉有司廢墜，
因循之典，
文教振於一方，
絃歌作於千里，
誠盛事也。教讀李玘等請記，
以垂不朽。予維社學即塾序之遺意，
所謂小學也。小學所以立大學之基，
苟能自茲而進於明德，
新民之實學，
則庶乎其不差矣。爾童蒙尚其念之。哉公諱山，
號安齋，
浙江曠縣人。以上學校

州僻在西北距京師千餘里人多以邊陲易之然庀其本
根葛藟猶有待於枝葉而况天下乎故捍禦北寇使不得
肆其蹂躪之毒以虔劉我上國者州爲之障也是保德功
擅藩屏視東南之郡縣爲重而國家緩征以壽命脉視東
南之百姓爲急頃有田則有賦凡隸職方皆然吾保德豈
敢後乎特以保德之粟輸之宣大相距無慮八九百里吾
小民背負擔輸者或上下山壑出入溪澗以致墮其所輸
者有矣幸而免於巖險或蓋藏之不備燥濕之不時以致
陳腐不可食者有矣墮其所輸是傷民財也欺以陳腐是
虧公義也虧公義則民偷傷民財則國貧二者皆非事宜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

而可行也夫東南財賦水陸並進輸之遠方可也使西北
此而同之難矣况保德爲戎馬之衝內設千戶所東調太
原鎮西軍其經費亦多矣兼以時或有警萬竈雲屯雖累
年之積不足以供一日之用頌可悉索吾賦輸於宣大數
百里外而失用戒不虞之策耶吾友張子應正德六年貢
因言曰保德田賦困於遠輸而逋負亡命者十室有九國
朝仁民之政不冒天下獨靳於一郡乎吾當具狀以聞及
入太學果上疏論之越明且下部議可其奏吾郡得以息
肩於宣大雖婦女小子皆德張子之深也司訓濟寧袁公
宗儒署州事因民懇請立石率生員張文明高科來命余

祈禱誠而上天有晴雨之應和氣益而黃河無壑水之積
賦稅均而戶口有日增之慶公之所以治郡者其概如此
皆可書也彼區區一倉之建不過有司之常事耳予何記
哉姑書此以塞陳君之請云

甄修倉廩記

見學 余天秩

設倉儲糧裕國也倉務興廢關於國計本州倉土築有年
旋茸旋壞鼠穴其中每致虧損民勞而財傷官亦苦之萬
戶二十年議磚包城工興而以寧夏變報罷所儲甄石積
在無用明年太守王公諱甲者具申巡撫呂公兵備楊公
以前所儲甄石包本州倉撥州所軍壯供其役委官郭南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

翰督其工倉中央建當已亭爲公所正北大廩一座甄石
爲址疊磚爲堵而以瓦覆其上工未竟而公有薨二之擢
矣余承乏攝州事用成公意修東南西廩四座建西廩後
小廩一座規制皆如正北廩倉院通用磚砌四圍開水渠
南牆亦用磚石甄石壘下通水道前後其修廩房二十七間
墻一百二十丈工起夏申迄秋盡而落成焉謹勒珉以紀
歲月因念昔魯爲長府閭子嚮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頌天
下事有不可膠柱論者仍便則從仍改便則從改要在節
民耳今是役也墉垣是堅鼠害旣杜虧折可免一勞永逸
上以裕國而吾民財力亦歸於無窮何莫非子嚮民意也

者因設屯於忻州而地所遙隔雖有屯田之名實無耕獲之利厥糧每石徵折色銀五錢於忻民之佃種者軍餘索租輸官往返千里勞費呻吟近例復增至八錢以故所人因於稱貸餘丁灰燼流移四方軍士支吾逋逃過半時署所事指揮同知朱鈺本所千戶揚寰戚焉而例不得減值皇上御極之二一年特命總理鹽法御史龐公清查屯務乃令總旗范海筇以苦累告龐公受理檄下叅政范公僉事孫公議之咸以事關利害欲得諳練營務者托焉轉下本府同知李公以公嘗守保德所人之累其夙悉也公視贖果忻然口所人其將蘇乎遂議以爲晉省屯糧每畝起利

不過三升二合忻之民地每畝最重者亦不過五升有奇獨該所屯田實徵糧九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絕况軍隸保德地坐忻州相去五百餘里多土人佃種利不能什一而徵科之苦岌岌乎力不能勝且屯地皆錯列高山之中岡阜相連並無水利可資蓄洩間有平田亦多山澗相參不成段重以災寇頻年人丁之喪亡畧盡其何以堪命乎官將保德所屯糧照依每石徵銀五錢之例度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錢糧歲解道負屯丁得免流移而防禦亦有次矣龐公聞之慨然曰是議也真悉民隱而上達者乎據請裁奉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每石徵銀

錢永爲定規夫損上益下軍餘之困蘇矣非公之仁心碩
畫何以獲此宜刻石以永傳也抑考屯田之設其利有三
一曰固守禦之備趙克國之法也二曰省轉輸之勞諸葛
公之計也三曰足國家之用郭元振之制也若本所屯糧
幹旋微公而竟以八錢爲額則深移逋負求其如古三說
者得歟公之議遠鑒漢唐近復祖制酌古準今誠久安長
治之策也豈一時小補云哉公諱春芳字茂元別號西屏
井陘其籍也

漸除倉害記

見前
苗朝陽

國家不慮用之不足而患其不適於用蓋用不足爲竭澤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

猶可以生之而無害也惟是可用而不適於用將朽蠹之
害有不可勝言者自非掌邦計者酌盈濟虛以爲久計民
之瘳也其何日之有保德逼臨套寇邊儲之所係綦重顧
頻年來倉米有不足之患麥豆有有餘之患泄爛耗蠹之
禍至今數十年經收之人猶有蕩家析骸之苦流毒甚矣
如本色麥每年實徵二百六十八石五斗有奇至積千有
餘石蓋舊麥無出孔而新麥無論已如黑豆每年實徵五
百九十七石有奇除入衛兵馬歲支尚餘一百九十七石
雖先任戶部邵公沈公節次兗州守胡公之請悉坐放河
保營然尙未有成命永遵也是皆有餘之患也又如本色

米每年實徵六百八十石有奇保德所軍上半年應支米六百四十餘石入衛兵應支二百餘石計實少米二百五十餘石是則不足之患也夫不足之患病在國有餘之患病在民是胡可無經久計乎州守胡公殷殷慮之酌議以請戶部陳公灼見其害慨然允行以保德所上半年本色給三箇月米外給三箇月麥則麥不至有餘而米不至不足矣以節年餘豆准放河保營四十三年春季三個月而又每年坐放州倉一個月則舊豆不至糶滿而新豆不至積薪矣所謂可用而適於用所以無不足也上以佐國家之急爲忠計下以甦閭閻之苦爲福民近以紓士大夫之憂爲計謀遠以貽億萬載之規爲永利宜士民勒石以紀之也碩公節鑑三關在在士飽馬騰行且秉鉞登樞措九邊萬國於衽席寧惟是一郡倉庾仰荷剗劂已耳不佞伏處河濱快覩良法謹次其巔末如此云公諱陞號抑吾亭丑進士河南夏邑人也

永草里老倉級記

國朝進士 冀樂遇 監利 府谷鄉人

均徭起而庫收興粒米征而倉收設雖地方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必設收銀收糧兩役今昔同然也保德孤立邊陲坡地窮民四里有半兵荒逃亡以來僅十存一二丁日減而徭日增脂膏已竭田日荒而賦日益骨髓隨枯猶日正

差正糧勢不容已也至里老收銀倉級收糧兩役日久滋
弊耗費繁殷小民因應役幫貼而散亡者不可勝計郡侯
孟公甫下車而心傷之一切私費以及吏胥科索積弊清
除殆盡猶恐未足垂久幸直指白公請 旨嚴禁民害八
款而簽民解銀居其一適合公意遂集耆老紳衿告之曰
民解止爲里老一害千蒼言孔誰其長叫九閩今欽遵
聖意而廣之拔本塞源革此兩大害以與民休息於有永
夫州之門差糧折僅四千兩有奇募兩人收之工食各十
二兩一年一換起解在官支收在吏庫收不與焉人何憚
於收銀本色倉糧僅二千石有奇募四人收之工食各六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申 三六

兩亦一年一換季報在官支放在吏倉收不與焉人何憚
於收糧其他一切解報註銷往來收關所出量設公費以
貯之權宜轉重差遺得人既無不費之費又塞侵欺之孔
此誠官民兩便經久不易之道也議定行之塗歌巷舞舉
欣欣然仰觀德政而公適遷汀守攀轅無從焉笈笈小民
驚美政未久疑後廢堪虞相與聚族而謀貞珉於直指白
公之石右向予索記以垂後予慨然曰居官未有不愛百
姓者獨事關重大始虞納履之召嫌終幸脫肩之有地安
有視民如子知罪聽人如公之實心實政可法可傳者予
司牧隣邑知公素悉且懽然於保民之生全有日也敢忘

因陋虛書以答州人之請使後之守是州者無能廢公良
法云公諱熊臣字輔昌由廕生知是州今陞福建汀州府
知府

倉記

見載 姚沂

州治之西儒學之旁有曰保德倉者乃州治儲糧以供軍
餉之所也先是荷備東西各一廩中一廩東南一廩北與
西皆瓦礫地周垣卑矮廩皆土壁為盜窺竊 治壬戌冬
浙之唵邑周公來守是郡下車即以興廢舉墜為已責首
州治次學校次壇壝凡百修舉每月詣州倉放千戶所官
軍俸糧見其勢將傾圮鼠雀穿壁敞不勝言於是相工計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七

材先後申請都憲魏公何公充支公帑措置規畫命張廷
等董其成為廩有六以禮樂射御書數顏之每廩樹楹
二十有四材木惟良瓦甍惟堅內構木板外砌磚石下亦
以木板墊之使鳥鼠之患去狗盜之萌消外濼崇垣七十
六丈俱覆以瓦中為司賦廳廳前為大門門前樹以緯脣
扁曰國計肇事於甲子三月畢工於乙丑五月雖逾暮年
而民罔告勞落成吏目古曹陳君希正率吏耆張義等請
勒珉傳遠予惟國計莫重於餉而餉非倉廩莫貯倉廩之
修良不可苟也周公之守是州凡所施皆自其所蘊發之
以故將二載而百廢具舉文教以興田野以治訟獄以清

爲之記余惟因賦一廡上足以昭我國朝納言之美下足以昭我張子敢言之節誠盛德事也雖拙於文義容已乎稽之唐虞三代自列士以至百工庶人皆有諫所以徹弊政求民瘼也漢唐而下此意微矣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他務未遑首下求言之詔故唐仲實以芻布之士而訪及民事張真以行伍之卒而論及邊情百有餘年聖子神孫克守家法而益大之張子上田賦之疏不惟不以出位爲罪而且下其疏於郡縣使遵行焉夫豈漢唐惡聽人言之主能彷彿其萬一哉此尤可書者也夫倥偬艱難之時紀綱雖設而未備進言者恃之以無恐至於重熙累洽則大小之事各有攸司治理已精且備雖欲求民隱而開不諱之門草茅却顧者亦豈肯越職抗疏以有言也仲實輩言於創業之初張子言於守成之後余以張子爲難能也張子誠勿足乎所能而漸進其所未能叔孫豹所論不朽者庶幾可與此石不足以限也否則不待石之僵仆斷缺而德泯矣可畏哉張子名綬字朝儀常以孝行著於鄉里蓋善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故重之以規

議減屯賦記

康生 莊邦彦 郡人

國朝宣德間設所於州東控三關西禦河湟當晉西北之衝議者謂宜倣古屯田制然州地陵壑阻隘無閑曠可屯

雖然塘垣堅矣得無有墮廉隅之飭懷穿窬之心者乎泉
害杜矣得無有稔計於貪饕伏奸於鼠竊者乎故或淳入
以抽羨盈或慳出以私餘剩或賄賣而指虛作實或那移
而揜有爲無種種蠹弊有甚於垣頽鼠害者多矣國與民
又奚賴焉凡我同計尙其戒哉

嚴草斗庫記

見進
姜 捕

國家創制立法準人情因風俗固亦甚便於民百世無弊
也而奉行不善勢必藉法容奸而積重難返以至上下志
田則有如保郡所設公費一項者保郡地瘠民貧土地廣
袤不過百里而深溝大壑居其半人民五都十百戶門則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三九

不過四千而俱屬下下摠地丁會計歲入不過五千有奇
牧是邑者卽止飲黃河一杯水而錢糧起解事上接下費
不能支取之額外固仁人之所隱痛而莫可如何者也前
令張公集紳衿士民而幾經籌畫酌令每都十甲甲各一
年年各百兩聽民公議貧富以定上下名曰斗庫公費而
俗呼曰富民差十百戶所入亦準是焉一時官民兩便迨
因循旣允侵漁者有之那移者有之虛糜中飽者有之甚
且頑梗之民反得脫漏而柔懦者乃益加重種種弊生官
冒虛名民受實禍貧者愈貧而富者亦貧背鄉井而散四
方躡相接也不有仁人將何以善其後宛陵唐父母來蒞

茲土仁厚爲心公正爲質釐奸捕弊時頻蹙曰民不堪命
一至此幸承恩惠革典民更始適值西陲多事軍興勞午
加以塘路供應日不暇給遷延數年是益有大不得齒於
中而非其心之果惘然也近幸 朝廷無事海內乂安各
上憲廉法淬勵徹底冰清公毅然曰吾意中有欲行而不
得行者此其時也去年春取十百戶公費已盡革去旣立
石焉今歲仲夏復將里甲斗庫曉諭永革且集紳衿士民
而示之曰此余蒞任來所不能惘然者今始得遂吾願也
民困旣 蕪輿情大快咸欣欣然喜相告曰我公誠仁人也
是不可不鐫之石以垂永久於是乎記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碑

蠲所公費記

姜 櫛

民力之匱至保而極保力之疲於所爲甚雖然取所人而
賦之國之定制也取所人賦之以佐常賦之不足所之往
例也盡所人賦之所不足而深悉其弊而存恤焉其恩莫
大也仁人曰所吾瘠子吾所憇父欲概減於例之中如霜
之取勢旣有所不能欲取盈於例之內爲秦之視心實有
所不忍於是躊躇焉審慮焉焦其心勞其思寬夫一使民
受一之賜緩其二使不至如三之離爰進所人而頌咻之
曰視爾籍而釐然核爾口而枵然物故述亡額不得縮而
存者償之爾之困幾又州多下門而所有上戶非所富而

州貧蓋丁寡而徭重爾之困幾且向者田設於析因而人處於外徵徭往返動以千里皆爾寥寥殘丁當之爾之困又幾不能請命而稍減於額外忍因循而盡誘之例自茲以往公家之誅求於爾乎報罷寧捉襟而露肘寧左支而右詘寧那移而假貸不於爾所重困也於是所人歡騰踴躍如出於湯火如登之衽藉擬爲登堂之酌兕擬爲華封之祝堯仁人曰無庸而所人且愀然有後慮也曰仁人恤吾蒞吾土且數季知吾故恤吾後有仁人新蒞吾土未必卽知吾安得遂恤吾也盍爲文以告之後之仁人皆仁人之賜仁人曰俞仁人則郡侯宣城唐公諱文德字敬亭也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罕一

以上田賦倉儲等

重修城隍廟記

見學阿思蘭

公而無私者神也生而有欲者人也神非人無以彰其靈人非神無以表其誠寂然不動之中有感而遂通之理矧城隍者尤國家之正神主萬民之禍福者也雖曰吉凶在人災祥在德而所感在此所應在彼孰謂上下左右而無之云乎哉州判張公敏觀廟貌圯壞不蔽風雨惻然有易故從新之念異日會同僚知州林奉訓等允協其論各輸俸以成其事於是乎經營謀度樑杅有朽者易之垣墉有缺者築之金碧丹雘日星炳耀梓匠繩墨之巧柱礎瓦礫

之功蓋有不期然而自至者苟非一念之誠有以感動人心疇克臻茲由是使後之祀之者歛然肅凜然畏儼然而起敬矣落成之日郡士大夫請余之說辭不獲故直書其事云

重修城隍廟記

見前賈允恪

保德在春秋爲林胡在宋爲定羗軍又改保德軍尋立爲州自金而元至我國朝爲州爲縣不一金元時已有城隍廟國朝太祖皇帝臨御之三年正祀典始定神號神之所司者廕庇一方福善禍淫陰也人之所司者政行一郡勸善懲惡陽也陰陽所司相爲表裏故凡封境之內神祠廟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聖

貌皆當致敬而修葺之况神乃一州之主祀又非他神可此其廟宇寢殿兩司前門歲久傾頽神無以棲其靈而人又何以蒙其福耶 治壬戌冬十月浙江岷縣周公奉命來守是州慨然有重修之心奈歲歉未遑越明年癸亥春夏亢暘禾稼枯槁周公齋沐率僚屬士民祈禱於廟遍祀神祇其霖隨降三日乃止官民咸喜周公遂捐俸爲倡衆知城隍爲民而立周公爲民而修樂輸從事則有吝怠凡榱桷梁棟磚瓦墻壁之類朽腐者易之傾倒者植之改舊爲新外有周垣後有寢殿左右翼以兩司不數日而落成耆老張義等請予爲記勒諸貞石以垂不朽於乎廟宇成

而城隍之靈以安城隍安而周公之心亦安神人胥慶兆
民允殖理之必然者若周公非慢神虐民者矣然豈但修
一城隍廟而已其他群祀皆修而民不告勞政教兼舉而
人不知德可謂循良首稱者不可枚數此直紀其一端云

新建文昌祠記

見職名 盧洪

州治之西文廟側有文昌祠昔人以為主文衡設也 治
末年孝宗遺弓之變革焉州之耆老王爵 相與謀曰南
郭演武亭百步許有大阜四躡可愛登之仰則參差巍峩
觀望無際俯則滌騰澎湃一瀉千里山川秀麗悉在目下
勝景也衆聞忻然各出貲以為首倡於是州人庶民子來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聖
瓦石木植不約而至僞等秉心至公雖茶 不私遂築石
為基豎木為室延道流楊元清以奉香火建文昌祠於前
繪真武像於後祠下有臺基下有門通人往來誠棲神之
境於州有益焉考之保德自春秋時屬晉葭爾彈丸之地
處乎重巒雪浪之間密邇邊陲蓋亦危矣建祠以鎮乎中
似亦有見矧文昌張公顯於周末世傳九十七化其神功
默運足以鎮壓乎人心州人賴此得安堵者是固地利亦
神之功之所寓祠成於正德三年周公山暨今三十餘載
未有能志之者會首王遠楊廷玉高爵恐泯其事徵余為
文余亦嘗設祖道於此素得其詳因書之以為記

重修文昌各廟碑記

凡前王

郡設山巒大河環之蓋恒之比極也恒自燕雲鴈代遷徙
訖茲宜有注脉瀝精地而郡屹其巔真天作然南關地靈
之欲墜而先升處也離兆文明昔人豔之貌文昌帝君於
上而闢其道真武拱北關帝八蜡龍神秩秩次之大哉觀
乎創於正德戊辰越百禩而南宮朱郡伯飭之歲時禋享
盃璧珠章或折柳賦驪筵都矣然其飭主仍其式廊南樓
耳圯之極未有若邇年庚辛之慘畔者寇燹兵蹂無尺寸
淨土紳人胥恫余與韓友友范郭友天德偕計偕入謁濟
漕不忍仰視遂矢曰冠進賢郎丞茲舉既而予珥毫木天
德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四四

二友皆分符畿邑各職俸郵之里又郵告於廷撫陳公得
緝若下而社英預倭熙熙僮僮者悉力輸恐後凡五閱月
落成其甍宇繚垣槩易磚石斷可久增緇舍若干楹瞻以
田使職爰修啟閉唯步蓋廟南數武郎關之門闕道則重
門原我郡扼要地曩寇至時峙重兵於此誠當關切計乃
憂暗者風鶴倒戈險予敵使憑而攻我義士唾之故新廟
爰神抑自急其戶是網疇云役得已乎董之者善陳嘉
言余男立本敦延之以底厥績第其績嘉言亦自感曰余
他構多矣以材以工與時相較皆什伯良非神力不至是
而守兵之設之命適漁於斯廟奕奕時是又鄉者長叫九

閭嗟誰極而夕上朝俞音奏焉將無亂厭泰來鞏若廟以
救若民惠我無疆摠神功伊濯哉安知非我輩懼災畏神
馨警斃遷如不及之一念於以虞孔曼盪有孚而賜之生
活也則夫我堅斯心神秩斯祐巍第建旗作霖介黍慝則
殄良則翼永奠嶽河於億萬載惟吾郇善承之文昌非昌
周者乎孝友而薄代匡王之烈彪能無儼格思而興起在
乎

重修文昌各廟並捐置贍田記

見前 姜宗呂

邠郎於疲百事就窳寧止里井闕寥不恐寄目即南郭文
昌各廟爲棲神所亦復瓦礫荆榛蒙塵覆初其者非不有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欲新之志如獨力難勝何歲乙巳河曲尹田公攝篆憲士
精敏嫻吏事力以興頽振敝爲已任偶公餘行春郊則見
廟貌荒蕪狀盡焉心傷遂捐俸爲紳士倡鳩工戒事甫浹
月而圻堞嚴陳簷阿峻鑿瓦甃榱桷煥然改觀又念廟曠
斯廢養贍無具曠所由來復捐俸員州郭地若干畝糴價
四至如左從此焚修其中者櫛口有資掃除葺理職有專
責郎此經營區置纖悉必詳矣俾德之不易以傳會代
庖視也可概見已公諱思孔聖也

創建三官廟記

劉壽

萬曆己卯余

越明年眚災流播自北而西數千里生民呻吟伏枕有藉
其首醫診莫辨何症旬日頓踣者相望余甚憫之偶憶長
老有言三官靈應嚮著寰宇禦災捍患往往而然是不可
無專祠乃卜南郭以棲神予捐俸倡始有衆併力劬勞仍
置費厯令耆民陳天和等領之創正殿奉神中峙重樓傍
列鐘鼓門起綽楔越二載落成余時陟二果州濱行民遮
道請記許之竊念茲舉大合祭法方其創始卽起吾民伏
枕間矧徼福方來是誠不可無記大都神卽我心我心卽
神乃孝弟忠信所以感通神明者在我矣是何猗疾痛而
呼災患而禱然後稱靈應哉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六

新修護國顯王廟記

見學 薛 澍

神姓崔氏諱某世爲祁州鼓城人唐貞觀中舉孝廉第爲
長子令秉心公直政立化行摘姦發伏民不忍欺改任滄
陽庶事綜理民無冤抑除猛虎害屏巨蛇祲爲當代正臣
去久而見思邑人爲之立祠開元間陳書請謚始封

顯聖護國嘉應侯自時厥後歷代崇奉有加無已故所至
之處尙其像而祀焉保德市之東有神行祠金皇統九年
郡人張舜元勗建也正隆初孔目張愈置公祠於駿庭之
西東向羅壬辰雲擾雖脫於兵燼之餘歲月綿遠風雨侵
剝土木摧腐上漏下墊昔之僅存者傾覆俱盡皇元大德

甲辰春郡民李廷顯等頷其百十年廟貌一旦咸爲瓦礫
場慨然有修復志乃先捐已貲誘化郡中之賢者相與欣
力僦工市財易甃搆以正殿繚以周垣堦砌以石門有扁
榜繪塑神像金碧鮮明顧瞻內外百廢具興實足以竭虔
而妥靈凡經營制度廷顯之功也落成之日一二同志俾
予記其興修之始末辭不獲已因紀其實云 以上廟社

創建天橋舖記

見進士崔士成

州東去三十里名曰天橋爲河保分域郡志天橋跨漠是
也韓公守郡之明年循良課最政有餘閒時以事東出道
無候館憮然嘆曰不備數椽其貴人星輶旅食而旅宿者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四七

將幕天席地乎遂卜基鳩工爲正署三楹聳然軒豁東西
兩廂矯翔如翼前有門外有坊高其閤閔越月事竣公邀
僚友具壺觴徃落成焉既至憑高四望翠峯峙其南黃河
環其北雪浪東傾飛流西激其懸崖斷壁釣艇漁磯罔匪
觸目而快心也公舉酒屬客曰山河之勝亦郡之大觀也
哉已而日曛酒酣公忽仰而思俯而嘆焉客曰飲酒樂何
爲嘆乎公曰吾思之而吾不言吾言之恐客投觴於地而
莫予飲也客不東睇燕雲乎此則秦晉咽喉榆朔衝道邊
檄羽書星飛而電發者皇華日載道也吾騷然有送往迎
來之思焉南盼高原崎嶇硤角風起沙飛春多旱亢秋苦

早霜農夫偃僕終歲婦子一飽無時吾愴然有啼鐵號寒之思焉及西眺兩灘陽侯爲崇昔之錦茵綉谷今爲滔滔巨浸膏腴沙壓而催科不貫棟宇萍浮而徵發愈煩吾惻然有蠲租賑貸之思焉迺若北望邊塞林莽極目每秋風颭揚牧馬悲鳴盈盈一水冰堅可慮吾又憫然有折衝禦侮之恩焉吾是以不憚於此而嘆也客起謝曰余聞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遂罷酒而爲之記

天橋交界碑記

見前 姜宗呂

天橋窄口原屬州地其浪花飛雪濤勢轟雷爲八景之尤紀在州志厥後因漁利者越畔遂有異議殊愧虞芮化鄰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四十八

侯徐公來守州乃正其疆理立石志之邇歲因潢池弗靖碑遂毀蓋奸人乘機以僥倖軼耳令復請於上紀石垂後附言於陰夫尺地寸宇摠屬王土何必有彼此之分况所爭不過步武其事似小殊不知所係者大也蓋先王區別疆域建長設尹使分地而治如農有畔耒可尺寸紊今天橋因地而論屬州無疑乃施罟者貪河中之得而越其界地方或有他故則諉曰此州界也是尸利壑害烏可訓乎茲旣補立碑記爭喙自息而復記以小言使後之觀者知所爭在大體而非以微利起所誌示久遠而不止爲目前計則可以已築道之謀並可以銷盈庭之訟越畔者能無

當突圍之極而瞿瞿耶

鷹窠嶺石橋記

見職名 晁端稟

定羌之南二十里有峻嶺焉蓋所謂鷹窠嶺也嶺下大澗其源甚遠傳曰自寧化雪山神谷掌流入穹廬之地在朔州之西神武會谷之東胡會川絕流無水澍成乾澗遇雨即流以至神武谷川上下胡會接柳河川餘三百里乃出東界而復還漢境過下川郊桔槔村然後至於石橋之下亦經百里貫入大河每驟雨則暴水沉溢驚浪沸騰其吼如雷其激如矢往返之人壅不克渡隔岸阻艱動經浹旬或天雨霽明訖無微雲點綴白日照耀千里澄徹俄而深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九

溪澗澗卒然溢漲則駭石衝岸人不及走指楫之間接蹙而溺一歲之間不可以數計上黨之大商王繼宗者自長沙涉大江過汝入洛敗易與茶歷千里而至河東數十年間拯人濟衆曾莫之吝乃發願出財思救苦難遂相視古道之西不踰數里得石峽焉目之曰石門峭崖峻壁巍如削出兩勢相鬪呀然成谷宛若故基天與助其深廣幾千尋焉疊石為岸跨岸為橋日鐫月磨殫極智力古人所謂未雨何龍不霽何虹者也起工於嘉祐六年之春而訖工於七月之秋其役功盈萬其用鏹餘三十緡其經畫趨辨則繼宗領護營葺則講僧誠圓又以溺者之橫天為可傷

乃納金於官而度一僧俾之持誦以薦冥福其殊方異域源流之遠得以通於中國水之幸也往來之人脫其艱險之憂而就彛易之樂人之幸也當四會之衝致四方之物其來不絕而其至無留物之幸也建一功而三利與是豈爲文以信乎後世之傳也於是乎書

修建惠民井橋并八蜡廟記

見學張瑜

此橋所以便往來濟徒涉也保德城在山巔取水郭外下上輟里許汲者必喘汗始獲人已病其難矣郭西南有井其列額其難尤甚焉間以谿谷緣木而進雨集蹉跌泥濘凌歷至不得升夫人非水不生活而其難如此長民者不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可不爲之所也至正德己巳大守王公始來聞之慨然以爲已責越明年政通人和廼督工礮石爲橋逾時而成長八丈廣一丈九尺崇一丈八尺司訓宋君大振謂予不可無言以紀歲月余惟保德久有此井緣木汲水一木朽仍易一木往來者負重而畏苦曾無人念及焉而公爲之財不知費民不告勞是則可記也橋之成與八蜡廟相後先廟所以禦災捍患橋所以濟人利物一以敬神一以恤民敬神恤民居官之能事畢矣公諱汝安字靜之陝右邠州鄉貢進士

永濟橋記 在石橋山下

見前王邵

橋之成竟於藐茲吾子之手吾子之成之也以予室病且劇爰傾厥奩兼號許許而思其構也計予奉節過此尙以厲揭次且俄自楚旋而橋已屹然而室已霍然若是乎濟人自華修椽應如響歟懿哉敬姜之言矣凡人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予郡瘠土也丁寥寥戕於寇凡幾于兵凡幾于疫荒又凡幾予室予子數十年來負痛扶傷以有今日者也勞也善衆善驥焉橋之逸庶幾永乎而有進焉橋進山峻若登梯形頗阨要降是乃坦遊無碍直薄城下今石輪其下而輒穹其上一夫當之虎豹雄矣是爲郡增一鍵也設險以守又得無冥合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

與倚我人斯小大王民也遵王涂維王土是保豈其協力締之而不同心捍之以奠此萬年不拔者將若此珉何

上驛舍橋梁

輓獄記

見前

崔士成

粵稽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夏日夏臺殷曰姜里周曰囹圄卽三代未之或廢也保獄歲久傾圯上漏下濕垣墻低薄可俯而窺且溷獄神於狴犴雜婦女於囹圄甚非所以恤民瘼而威奸宄敬鬼神而禁淫慝也其他蠹孔弊竇罷累傾頽之狀大都類此今年夏父母韓公自祁來守茲土甫下車慨然與民更始焉先

是本州地糧先收折色復糶本色賠費不貲民甚苦之公首申允徑徵本色蠲火耗免尖收計省民財歲不下千餘金而民困大蘓如絕戶軍百有餘名每行清勾民抱駢枘之憂公懇請開除而民始帖席其聽訟折獄朗若懸鑑而斷如莫邪頃卽指而示之曰某也直某也曲某也入某也原吏書有空腹而立已耳他如革常例以裁冗費清倉庫以免虧賠傍城垣以資保障時操練以戒不虞三越月而庶務鱗集輻輳舉矣乃臨獄讞囚具見廢狀遂煥然開新之於內正建刑房廳三間爲宿守計東西各建房數間表裏甃石又建小房二間以處獄卒其外四面甃石甃砌矻

如城圍高二丈許圍二十餘丈南開一竇門以鐵裹之立獄神於外東向而祠之西南東北二角各立舖舍以便巡瞭別創女監一所墻垣門扁室爐俱如之外則土築大墻圍數百丈高二丈有奇上環以棘而下爲更道是役也其磚石取於公餘其材木出於俸金其工役作於軍壯俶載於本年七月六日泊九月七日而事竣焉因命成爲記余考之易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又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蓋其慎哉若公之此舉五美備焉洒掃煥咻寒暑不苦仁也遏抑禁錮強梁俛首義也奉神明而不瀆敬也別男女以明微禮也不勞民不傷財而刑

獄以清官守以肅文何智也卽易所稱何以加此不寧是
是其修芹藻之宮立蛟龍之石繪先哲之坊緝吏善之靡
美意良法又有在於修獄之外者以其關政體切民生併
記之以垂不朽

漏澤園記

見恩 馬上錦

漏澤園者廉訪趙公所建蒿里地也公飭部以來邊烽不
警關河晏然生聚教訓爲三關保障萬厯庚子冬越春
疫大作燕齊秦晉之間人多死者而保德爲劇一時木價
騰涌新塚纍纍四門日出靈輶不絕號哭之聲聞於遠近
其貧不能葬死無所歸者則委之壑噫可悲哉公廉狀惻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

然曰哀哀蒸民誰令至此極也西伯澤枯豈異人任耶乃
移檄州守賻地以立漏澤園時州守韓公素慮民瘼奉命
間會義民具學禮城南岡龍一區濶三十畝願輸之官公
雅重其義給冠帶懸扁表揚而以其地樹坊頽頽繚以周
垣貧而死者其骸始有所歸公之澤詎不溥哉夫人生有
魂有魄魂魄靡定或倚附草木作爲妖祟傷天地之和召
水旱之災爲厲滋甚是較也固以瘞骸掩骼亦以燮陰調
陽於民善造化非小補已抑又有不漏澤而澤者嘗見疆
場之臣未請方畧易談軍旅撫懷不得其道預備不得其
方挑怨起釁兩軍相薄呼吸之頃成屍蔽野公之備遣也

養銳氣撫邊塞內有給牛饗士之風外無飲馬窺關之寇
數年間屍塲不染草野無膏生者安非伍而死者獲首丘
伊誰之賜此其澤淵哉微乎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公之澤方無量矣斯園其涓涓者
乎韓守勒石以垂不朽爰記此以志君子之澤云

田侯建設義塚記

見前 陳奇瑜

嘗攷西伯求寧觀成澤及枯骨迄今揚文德者謂太和在
成周宇宙間天啟癸亥田侯以維揚令左遷山西布政司
照磨來署州篆利無不舉弊無不革三閱月境內大治復
念及貧不能瘞者爲之惻然遂慨捐俸金買州民張元造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書

地一區立爲義塚界翁仲於四角州人立石誌不忘微予
記其事予維天下干戈尋於邊塞覆尸蔽野說者謂調燮
之無人得公調燮一州者調燮天下則太和之治不獨在
成周已公諱所賦字獻廷山東進士 以上獄塚

太守袁公德政去思碑記

元開元路 儒學教授 韓順理

國家建官設職欲期於治牧守之政修治理而稱其職者
由其才與能也若牧守才與能矣而不爲之表揚則何以
期治而勸群僚哉至正己亥之九月府谷軍界河而營乘
逆寇躡越境殺掠州民請救於武州樞密院具公公命袁
公至州府谷之衆聞公威名旋漣渡河公命寅牧修城

守禦之具撫安老穉生靈歸死者葬民得安居寧寢者皆
公力也故留公之軍守禦城池越明年庚子樞府推公才
能請於朝特除知是州居歲餘軍民悅服公之學識儒吏
咸優而善於用兵樞府喜公在用之凡糧儲科役期於省
減而不至於絕乏總兵官或以後期怒公公具以民困爲
言慷慨激烈無怖色傳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公之謂也
以故分派徵發時稱平允嘗往來戎馬間百姓戴香斗認
道左以謝民之愛公如此其誠也嗚呼昔之牧易今之牧
難蓋國家承平之日賦役刑名悠悠可辦國家多事之時
軍糧浩煩期會峻急公之爲民驗多寡察有無勸率有方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庶務咸理者無私心故也方之古人龔黃可北倫矣公光
州人從遼陽中書叅知政事酒公樞密院判來牧是州御
煩理劇者宜不止此他日居巖廊處清要其識量宏遠剛
直果斷任重之大器也州人士建碑以紀公德政徵予文
遂樂道之如此

太守高德政去思碑記

見署
官 姚謙六

嘉靖乙未冬公由濟南判來守保德幾二載政以民生人
才爲急古良吏也臺院監司交薦以爲地方得人慶幸酉
秋以公前判濟南錢糧未結奉 旨謝職公得報卽深衣
大帶北面稽首曰某不能盡職罪誠深重而罰止於此再

生之恩也卽爲文請代畧無慚色竟歸去致政鄉官曰君
銳監生徐君璘等來揖予而言曰我父母胡爲乎去哉若
輩衰朽人也乃加之以優禮歲時遠問獨至焉其禮義如
此何忍於去也繼而生員賈子光生等來揖予而言曰我
父母胡爲乎去哉若輩生於邊方問學茫然我父母特加
訓誨建齋舍豐廩饋一時人文彬彬客歲荒歉賑恤貧寒
多所全活其教養之恩如此何忍於去也已而里老吳世
儒江倉等匍匐下泣告曰我父母胡爲乎去哉民有子
弟公建社學以教之民有邊患公修城垣以坊之民遭饑
饉公開倉廩以賑之今日得免於死亡流離誰之賜也民
苦徭役之重公去逃亡損其戶數以輕之往時里甲費用
浩繁輒至傾敗公盡革舊弊集金於匣而量其出入有事
於官者惟令自拘至卽問理獄無淹禁儒等感愛養之德
不啻覆載何忍於去也予聞之泣而告曰士夫小民不忍
公之去情也顧去之不忍留之不可思之曷維其已也敢
楮爲文勒諸堅珉以永厥思可乎遂嘆而免之夫公之先
任濟南也民不忍去而思之今任保德也又不忍去而思
之公豈有求於民哉惟盡其職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予感公之教愛不忍於公之去其情一也因
鄣士夫小民之所以告予者而直書之以慰厥思且以爲

來者詔公諱岡鳳字鴻治別號寅陽楚邵陵人庚子鄉進士

太守韓公德政碑記

見前 苗朝陽

政有足以濟時艱爲後法者當著爲令其太守韓公之治保德乎保邊郡素號疲區其尺籍則壤不足當大都之什一又瀕河田廬爲水衝沒全州無所仰給兼之頻年以來四方多事征科煩擾保民益瘠瘠不聊生百度因之以隳時敬廷韓公方尹祁課最擬在選取列而當道以保蔽甚特咨簡之抵治搜弊孔攄石畫卽建議改本色一千二百餘石以便民情銷絕軍一百七十餘名以免清勾核蘊票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七

則詐冒永銷革火耗則上納稱便剏輓獄移宮墻則恤刑崇文之典明纂志書頒家禮則載事維風之綱振河濱漂沒公爲之申免賄糧州城士築公爲之請議磚包繪先哲之坊以勵人心輯吏書之廨以塞弊孰他如鹿類凡三十餘事次第釐舉至其猷朴不濫剖決如流罇桃李飲冰蘖尤親民之所罕儷者不期月間轉危而安易亂而治軫荒疲而賜之生全有成效矣於是保士人相與議曰使君治吾郡善矣脫一旦騰驤而去能必其不久而湮乎盍圖不朽以式來茲也遂礱石而屬文於余余昔承乏諫垣得披閱章奏竊慨循良不數數見也或心格於材或材簡於心

心格則局曲而不能盡方圓材觸則譁張而不能守繩墨
要於政無當已公則胞與之氣盎然滿襟具其明足以察
機宜敏足以應倉卒卽糾棼盤錯人所猶豫駭愕而不能
集者公豈談笑而揮耳腹內有陽春而眼底無全牛其何
施弗善哉此公之大有濟於保而可爲後法者也刻石紀
績誰曰不宜顧余又以簡僻如保而恢闕如公屠龍之技
而剽籬小於試矣公行且大受大施以樹鴻駿銘鼎彝斯
石殆爲之先乎顧已有爲之先者矣則祁之生祠去思碑
也公諱朝貢字邦獻號敬廷壬午鄉進士陝西膚施人

太守鍾公德政碑記

見前 陳奇瑜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六

自昔談吏治者無如漢代次則唐宋間有之其最者如西
蜀有文翁南陽有召杜潁川有黃郭滄州有大鼎諸君子
余嘗歷稽往牒大都息盜賊嚴保障禁刁風均糧差實倉
庾數事括盡矣而本源之地尤在仁也敏也智也教也良
也夫保德黑子一區在禹貢爲荒服後爲樓煩胡所據名
曰林胡又名澹林則保德爲虜寇出沒之區從古苦之且
地多石磧桑麻星星民多啖糠粒以延日天官使者又置
邊州爲度外每以疲癯除之強半不肯而民生日濱於危
矣天不悔禍五年爲旱看陌上之遺骸觀道旁之菜色殊
令人涕下者所幸 鍾老父母下車以來端方持已愷悌

宜民視民如子則卓密縣之仁也廷無留牘則蕭永寧之敏也不避盤錯則虞朝歌之智也御民以寬則劉東平之教也無疾心厲色則召穀陽之良也他不具論姑撮其大者如盜倉穀升斗與盜鄉民半菽者必麗於法不少假借州民歌之曰我有枳棘鍾君伐之我有蝨賊鍾君遏之是以犬不吠夜足下生鼈而盜賊息矣州城設在山嶺勢如累卵每遇天雨連綿傾圮居多家派戶擾奔命爲艱連年來捐俸設處絕不動一夫一役金湯鞏固婦子嘻嘻而保障嚴矣州人有躐治不馴者動以慈惠誘以良心不悛然後以三尺從事群不逞惴惴歛手州民歌之曰驅蚊大扇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五九

怨天蠟燭近亦有賣劍買牛之風而刁風止矣舊例三年編審吏掾高下其手致貧富不均苦甚於茶臨期下檄四野誓以天日里不出里甲不出甲里甲有逃亡者悉與豁免糧必親筭丁必親填糧丁有苦累者量從寬政州民歌之曰鏑脚刺吏又曰昔無襦今五袴而糧差均矣州治北界西秦兵馬調發動以千萬計歷年米草一空時有譟譁屋瓦幾裂士民震恐無措連年嘔心瀝血設法催征米豆陳陳相因草束亦堆山插岫而倉庾實矣變荒服爲文明挽林胡爲美俗豈不與西蜀文翁南陽召杜潁川黃郭諸公前後媲美哉今以內艱行矣蓮山棘樹盡爲召伯之棠

河水桐林行樓黃鬪之
新郭宏基陳司純王
父老輩走不肖之門
余濫竿延撫時則我
敢述閭里歌謠姑撮其
一云公諱乾健字健

趙方伯生祠記

趙士成

保德舊土城也依
之日起月壤居者
伯趙公備兵崑崙
保德州志 卷十一

大夫父老子弟卜善地鳩工
其中焉事幾竣予遂
奉 旨省親時忻
伯雍客成禮已而嘆曰美哉
迺徵文於余余曰噫非
晏如也故利不百者不
由後而觀適成四美焉
朝一夕矣首鼠者難與
之難國計告匱帑藏日
之難是歲秋霜殺稼斗米

之天菜色厄羸者旦夕莫必也此時之難公獨毅然破道
旁之議行權宜之術賑卹慰勞揀醫調劑卒成金城湯池
之功而亦免脫巾道殣之苦國家幅員萬里雖彈丸黑子
咸慮帖危公一舉而登之衽席釋天子西顧之憂何其忠
也向也河水一合萬姓愀然父母妻子恒懼不相保今則
高枕而卧矣公一舉而貽生民千萬世之安何其仁也違
世廟時掠地焚廬迄今言之髮猶上指公一舉而禡敵人
之魄又何其智且武也其難如彼其美如此此郡人之所
以感而思思而祝即俎豆百年果足以爲報乎常君曰唯
唯然公偉人也事其事不尸其功豐其德而廉其名廟貌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全

尸祝毋乃非公意乎予曰考之祭義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卽廟貌尸祀不過修祀典耳非所
以迎公意也常君曰知深哉子之言也遂勒石書其言以
爲記公諱彥號明宇古延金明人癸未進士

太守胡公生祠碑記

見歲貢 高騰

保德南據蓮山北枕黃河地磽民貧遇方百里之旱輒捐
親戚離井牧數年來官是者多趨趨不任卽任亦傳舍視
之萬麻辛亥冬爰尉胡公守茲土目擊凋殘惻然軫念以
家視國以子視民見利未嘗不興與之必欲其早見害未
嘗不去去之必欲其盡善政纓纒不可更僕數誠所謂論

肌膚洽骨髓矣院臺薦剡累上歲丙辰春擢陞湖廣鄖陽
府同知而彈丸之地不能久羈驥足郡民賈邊等思其德
僉謀立祠以祀焉乃卜南門外地東西四丈南北五丈五
尺構庭三間塑公像壁間分龕繪公歷年政蹟凡四十六
款庭前起捲棚三間庭外繚之以垣輝煌炳郁春秋匪懈
其亦召之棠寇之栢乎邊等仍覓有行上人司香火購東
溝園南闢地以贍之嗟呼豈第君子民之公母民之秉彜
好是懿德公之撫綏我境駿烈鴻功巍然與蓮山並峙湛
恩濺澤洋然與河水俱長故郡之飲譽於德亦欲鐘簷
不移與山水同悠久也雖公之德比於山岳以爲重公之政
采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志

六

此不足以爲報然見賢思齊聖訓昭然惟願後之人瞻廟
貌而思公之得此於民者穆然動高山景行之思則祠之
保於州人匪渺小也豈徒曰思公而不得見見公之像曰
此我公我公也乎公諱柝字棟隆號壽塔關西海陽人

保德軍通判題名記

見職名 薛溫其

記云唐改郡爲州其方鎮有軍額及郡尺籍莫不隸之若
其名則各著郡版以令賦役因循變易成兵民異業者其
流及於今也今之名制復變於唐若關刺民事而以軍額
代州名也又其邊要守提防奸外寇可有云某軍者非州
軍邑軍旅之所聚也其出於纍生四郊軍不徹儆遂以爲

定制乎國朝因唐之制間有使名其直達於京師者政刑
榮戟悉同下州保德亦其一也興國中六師平晉置定羗
軍景德中稍增大之易以今名編戶數百駐兵三旅而庫
金庾粟頗爲豐積蓋以餽輸河外控置津要非守土之用
寶元之後宿兵固圉始以著作佐郎吳申通理軍事地狹
人寡制度卑陋居是任者資格與出宰等故履歷深厚之
士聞唱不顧惟久在縣邑不被薦擢之人乃承命有喜色
是以更十三政而鮮有聞人溫其亦其一也熙寧八年二
月旣望始承職事因討吳君而下官稱名氏紀於左方

同知覃公續高祖題名世系記

見學武成功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州倅覃公高祖諱宣金末爲定羗軍刺史兵革間歿於王
事壁間題名記雖風雨剝落其文高祖名諱僅存州中士
夫李時中等請文於石以傳不朽况忝同里閭頗知公之
家世大畧公之先德興懷來人也高祖諱宣金加封爵號
具於石刻曾祖諱資榮授兵馬都元帥欽授 太祖聖旨
便宜行事愚師溱然軒先生狀其實翰林李敬齋先生碣
其文祖父諱澄字彥清襲父職入侍 世祖授嘉議大夫
出爲懷孟河南平濠大尹尋遷司農少卿京兆尹四川道
提刑按察使成都省簽省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事
翰林姚牧廩先生序銘其神道碑父諱克修字崇敬宿衛

裕宗擢爲侍史二十餘年授通議大夫出爲江南湖北道
河北河南道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州倅覃公諱中宇
禹卿初宿衛 太皇太后輦下掌典帑藏適丁父艱廩授
西華梁縣南樂尹尋遷是州公之翁質先除是州判官復
改授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官餘族命爵授官者肩背
相視稽考高祖自貞佑間加龍虎衛二將軍歷承安泰和
崇慶天興歸附 聖朝以迄於今垂二百四十餘年由高
祖至公凡五世累世顯宦皆至虎符金紫五世之溼綿遠
而不絕豈非祖宗積德之厚以至於茲乎 以上宦蹟

保德守禦錢侯再戰再捷圖記

明進士翰林院侍講

張

潮內江人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六

皇明正德八年癸酉保德守禦錢侯從大旅敗狄於迺河
堡越三歲丙子復敗狄於山崖坪夫茲兩戰耳曷庸紀紀
盖以垂後觀也後觀奈何 或惟其績也貴或惟其勞也
逸或惟其難也觀斯感感斯奮奮斯昌矣圖曷庸紀析厥
義也旌功疑伐難武疑玩志疑邇氣疑盈微記則後觀之
義其曷彰焉按狀侯名山字靜之世家廬州合肥自大父
隸尺籍於山西以功授百戶再傳及侯曰吾世起戎行吾
寧習統綺罔思效尺寸以隕吾家聲耶乃習五兵讀司馬
穰苴及孫吳戰陣法期自樹立以丕振前人之休會虜寇
偏頭關我旅禦焉侯奮呼疾戰虜敗執俘馘而還再與

如之凡兩奏功累轉千戶正侯曰席門龜者忘世勲讀父
書者易兵事溺秦燹者失義方不有儀象後嗣何觀乃召
繪史命之形勢曰某也山某也谷某也障塞又命之書曰
昔者陣若斯戰若斯俘且凱若斯歲時饗宴則懸諸庭以
令其子暨孫俾世傳而觀焉若乃子孫抑豈不曰惟我祖
若父出死力躬冒刃矢底茲成績以祚蔭我後人我寧不
懌續服泮礪乃或淫沃驕妄以墜厥緒無亦懋建勲庸圖
像臺閣尙銘諸旂常罔歿希蹤往哲表觀百代斯侯之大
願乎吁言稱先職不背本也虜在目中不忘戰也式穀似
之善詒謀也不背本者仁不忘戰者勇善詒謀者智仁以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表忠記

孝親勇以忠君智以裕後一物而衆善具斯亦可稱也已
仕斯郡及鄰邑者有曰朱國信上張宗善民咸築道人之
善將勒之石以傳余知朱君因其請乃爲之記

表忠記

盧宜

開封三被闖圍左良玉軍潰於朱仙鎮諸路援師從之惟
總兵官姜名武與賊相持而耳以身殉是誠得其所矣可
謂忠矣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齠齡騎射皆冠其儕偶舉
天啟二年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守備崇 初遷大水峪遊
擊當是時東事方亟遼藩相繼失守山海外衛單踈經畧
議築城杏山以遏其衝慮爲必爭之地諸將觀望不前名

武慨然請行曰城北亦不難惟出於不意猝然而往百堵
並作以一月訖工比其來爭而崇墉屹然可無患矣如期
工果竣遂藩屏山海稱雄鎮制府上其功陞宣府西城叅
將邊方旱蝗相繼羣盜竄起盜魁王科尤傑驚名武暨斬
之地方以寧移守宣府右衛張家口開互市名武勒兵巡
緝皆懼其威名無敢譁者蒙古部落欵塞乞撫監視中官
將殺之以邀功名武堅持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縱不爲
身後計若使邊關從此多事咎將誰歸中官怒反捏詞劾
之總督楊嗣昌力白其誣獲免後蒙古卒就撫聞名武曾
以此被劾望闕搏額曰姜公實生我世世子孫敢忘德耶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尋擢通州副總兵備邊警崇起督師孫承宗於家赴通

堵禦承宗以昌平陵寢爲重亟議加防且曰吾知諸軍中

惟姜名武可當一面耳專檄守昌平解嚴後論功晉秩楊

文岳任保定總督求與督標中軍者四顧難其人名武方

領忠勇營團練遠入謁見之大喜曰非子莫與我共功名

者卽日題授總兵官管督標中軍事時標將如林而名武

忽以備將得之威太驚旣而知其才畧又大服焉十五年

闖賊圍開封甚急嚴旨趣將救汴文岳令名武督標下兵

先馳赴開封壁朱仙鎮當是時諸軍壁鎮上者毋慮十數

萬左良玉最強譏軍方仰其旗鼓爲進止而良玉心畏日

成名雖救汴實膽胸不敢前見賊首屢趣之一夕其軍大
譁內哭諸營乘亂掠其馬驟去諸營隨良玉悉奔獨名武
一軍堅壁不動或語名武曰賊鋒銳矣左鎮兵最多亦
強且有諸營張其左右翼猶胆落霄奔公以羸卒數千當
數十萬方張之寇是驅羣羊而禦猛虎也願公熟思之名
武曰吾固知之然此君命也亦將令也戰固死於賊退亦
死於法與其退而死何如戰而死之爲愈乎侵晨賊大至
率親姪姜業隆麾下耿道明等大呼隔陣格殺數十百八
名武身被十餘創至柳樹坡被執與業隆等皆彎磔而死
無一降賊者亦無一逃去者文岳聞名武死著其所遺故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六十七

衣痛哭累日夜特題優卹名武子宗呂亦刺血爲書兩跪
陳情云臣父廿載從軍捐軀報國卒使有魂難招無尸可
裹語甚哀切乃再議加贈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世廕錄
衣衛百戶躡上候俞旨而京師陷矣其後宗呂中本朝順
治己亥進士選授濼縣知縣未仕而卒孫櫛中康熙乙丑
進士累有政績士林仰之

盧直曰延安逆孽飢驅起飢民趨赴圍螻蛄名城破臨荆
棘高渺渺愁予諸帝子帝子惟解惜金錢謹錄鎗壯而已
矣獨推周即號賢王東書堂開文物侈精鏤環寶琦官家
賊所艷心恒在此三築長圍肆力攻矢集其目猶未已天

于南顧念諸將列營於此於駛屈指樓與在城隍廟
迢遙舞傀備一朝抱頭學鼠走刁斗聞寂鼓聲死任為權
恨阻莫前為送白日魂都穢嘗時止有姜將軍堅壁得支
旂不靡戰酣熱血滿腔癡罵賊捐軀亦何悔軍中沅涕咸
公誠競逐孤忠填故壘朱仙鎮上望英靈猶若乘箕箒
水

保德營創建三廟并較武塲碑誌

姜宗鑑

皇清師武臣方以馬上一區守王造躡蹻蹻聲靈赫濯是
今上特右鷹揚選凡精稟體制威優以異數且乎赴赴
桓者輩出於以朔營守拊懈思顧疆者任粗暴氣猶乘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碑

馴儒則稟旨自其觀庸福一切成敗付之膜外疆場
不可問類然此若章周王將軍之守保德營也則有異
肇於明末清因之舊有衙宇有較塲俱建之南郊曷造
難盡燼於兵燹署移之城內較武塲則鞠為茂草者有
矣夫遂以較武塲之堊存武可知也京師以己亥秋遠
來此營簡閱軍容營將若士胥露處旌旗甲杖真為
任坐作擊刺率躡躡於荒蕪欽中不勝蒿目伺鷹思
以懸之乃首捐資百金為募信鳩工庀材嵩期成事於
之有地則三層將台一座想瞻瞻矣後於塲之左

門心以地三層將台一座想瞻瞻矣後於塲之左

所所以嚴蓄積而備不虞噫京周可謂區畫有方不負厥職者矣蓋聞將驕卒惰則國不可爲理若前此之類圯漚廢兵氣亦爲之不揚今皆煥然改觀寧減臨淮當年哉况茲場固將與士之所爲朝焉夕焉於斯者矣誠使爲將者嫻韜畧足智勇撫循以收士心激勸以鼓士氣則蒞茲場也吾知有毅然不辱之色矣爲士者明紀律守節制能親上而死長亦有勇而知方則隸斯場也吾知其有屹然難奪之勢矣若止因循苟且委頓不振或偃蹇苛暴囂雜弗戢不惟觀茲場而赭頰將無對神威而志懾耶京周山左名閭少任俠負氣不可一世長乃折節服古儁儻有大志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堯

乙未應武舉異等試殿廷選授斯職瓌姿偉概亦復敦說稱良守茲將三載凡勤訓練討軍實嚴防守戢驕悍一方屹保障焉茲役特其綜理微密之一端焉爾後之繼起而守茲土者知驕惰之不可爲毋沒削以自封毋弛怠以助於敗毋厚樹威罔恤乎士隱毋偏執好上而忘和衷之至誼庶幾入此場也可與治軍旅可與格神明壁壘俎豆傳之永禩焉可矣

陳烈女碑記

明山西巡按御史 劉四端

皇帝四年余以

簡命采三晉之風時晉陽之保德州陳烈女未嫁夫死此古今奇節所關於風紀至大也州守戴君牘其事屬以封旌表余不敢忽諸用是檄本郡之父老周詢之廉得其寔我心惻然有淚如雨蓋此童然者處子也此膏梁家之珠王也此烈丈夫之所爲也若者其甘心焉其父兄禮義之所薰陶與其師保之朝夕與其天性然與夫從來俎豆于士史者代不乏人至以閨閣之媛下于田畯其能饁糗缺之耕舉伯鸞之案抱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七

少君之窶而挽鹿車以相從者幾何哉此猶日以賢配賢也乃郭之不倫如此亦人情之所不堪也矧伊女子能達觀于貧富之先賢不肖之外乎邇從來之死貞死烈者亦代不乏人然或嫁娶以後其苦其焉故死生永托焉乃禮未成于合卺戒未醮于結褵其生其死猶之乎不相屬也矧伊女子能貞信明義而舍命之不渝乎且死生亦大矣舉世皆夫婦也平生有愛晚尚難持乃一面未識之夫絕無頌戀者也矧伊女子能不忘其艱難孤苦以死相殉委青春之不惜乎且屬毛離裏者盡人子也垂紳搢笏者盡人臣

也動負翫瘞則曰死忠死孝粹當大故鼠首百端以
圖苟免不暇矧伊女子無君之寵無親之恩也能視
死如歸抗節雲霄之上乎境遇不以塞其盟存亡不
以易其志父母兄弟之親不能緩留于旦夕天地之
大萬物之變不能震撼其精誠貞烈得其死矣矣婦
之道盡矣無遺憾矣此可以師百世矣噫孤芳奇節
司世道者之所憾乎余初下車方欲悉其狀以聞之
今天子彼時前任徐公會題請其事未幾建坊之

明旨下部矣雖然旌表一時固以冥死節之目禮祀百世

尤以慰慕義之心况一十六歲始孩之女視死如歸

神魂飄泊何所棲依余德與郡太夫謀之協構祠而
奠焉祠有田有租春秋有祭品簿正有主香火者皆
大夫之所綜理也願其祠曰陳貞烈廟示不朽也事
竣爲之記以識不忘

河變記

見按 王所用 貢

州城上據山巔下臨黃河瀕河灘地頗稱饒腴以故民居甚衆叢水茂林景象可觀二百年來民資河利河無損民間有泛漲不過浸汗黍禾計尋丈而已萬厯戊戌六月念四日天偶暴雨轉忽轉徐延三日夜漫塌民舍官署甚多城垣亦傾圯百餘丈橋頭村通行大橋亦被衝去及廿七日連雨不止東西灘畦園瓜蔬盡爲淤泥所浸至廿八日夜天地晦暝風雨雷電交作達旦河水瀾岸嘯而驟溢潏漾澎湃滄霧吞雲遙望水頭不啻自天而下南抵龜棧北抵府谷崖路高湧數十丈屋浮水上如舟器具牲畜逐浪隨波漂沒殆盡居民昏暗倉卒趨避不及爬越石岩墮落山谷一時悲號流離之狀真不忍言上至鉄匠舖下至馮家川延袤百里衝去村墮三十四處官民船二十一艘四望茫茫一片水光民居高阜間有存者餘皆爲沙泥闕壓僅見屋簷及至水落則滿目荒砂無復昔時景象矣嗚呼保德永患從古以來未有泛濫如是之甚者古云滄海桑田或者此適當其變云余目擊惻悼不能效鄭監門繪圖上聞謹援筆直書俟觀風者采焉

釣魚臺記

庠生 陳大德 州人

釣魚臺者余祖乙酉歲所賦也處保德西在古城村下距

城廿五里而遙地臨黃河波流恬息經風雨始作濤聲魚
多滙聚於此以故秦晉縞者競趨釣臺云初祖以闖寇亂
求避兵處無可者乙酉夏避暑園中時有自古城村來者
以釣臺對遂欣然偕往見其水石清幽隔絕城市輕僦出
水白鷗矯翼釣艇往來碧波間景色殊勝鳩蓐之念遂不
容已歷三稔始落成焉由古城村坡下轉而東踏小徑甚
蜿蜒約五十步至洞門門額鐫天險雄關四字從夙志也
門上甃以石洞外三其牕以備觀望洞之上疊以短垣設
石卓甃於上登之襟飄飄然如在雲霄中與洞門相接朱
碧輝煌者呂洞仙祠也塑純陽像於兩旁二童謹若不敢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

李三

肆者兩楹下設鐘鼓朝夕一擊之山名應壘滌人塵想
左則河伯山神土地祠塑像各一右立禪室欲延羽客至
之幽城下行數武峭壁崔嵬石洞懸空入洞冷沁人骨斧
鑿痕具在留石本來面目耳有警登之堪以禦寇下洞三
五步有屋六七間諸僕環處旦夕供薪米及爲守禦計旁
樹小門入門復爲院院內可容人十數輩構以三楹專待
不速之客題門楣曰釣魚臺不沒其故也從東而下地勢
稍低接以石級級比則爲噉獸館逼近河濱無賓客往來
之擾卜室讀書幽靜尤佳級盡處則爲斷橋以木障之如
得渡旁鑿小洞以爲貯粟所盥米區釜咸取諸此與橋相

對而幽深者第二關也入關仰視高橋撐漢白雲冉冉懸
旋石上却從洞入始得到洞修三丈廣四丈頂蓋以木壁
圍以磚四壁懸圖畫笑傲其間渾忘其爲山居也有閣外
出閣之楹憑空逸以朱欄一望數十里巒層岫複歷歷可
觀壁峻甚下眎漁人如尺蓋卽前所見挿漢者每至山空
人靜月冷風清倚欄獨坐萬慮皆空殊慊鄙懷壁西穿一
洞雖無閣致亦如之下則庖屋在焉外屋二間以藏食物
庖畔有井初欲引河水於內喜水自石出不復借諸河取
以炊甚其冽井旁一門別爲洞與前洞昆季相倚東西窪
二臺狀如雄堞卽取洞中所遺碎石葺而成土翼兩閣其
保德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中

七

曠秀余祖題曰黃河以爲池勿用鑿也青山以爲城勿用
築也余悅其與釣臺之景適相肖登臺輒誦瞻茲釣臺可
以全性命可以順神情余祖家務之暇常留居數日恨不
能遂處於此卒罹於網也純陽乩云自此江山亂紛紛世
故來任他風擺浪穩坐釣魚臺祠成復云餐青飲綠原無
事深感君爲山水居鐘鼓告成纔命駕侶朋環遶又詢余
已丑春遊亂釣臺乃援筆而爲之記

流泉井記

州牧

王秉翰

天下事特患不爲耳無患其不成爲之而成固已爲之不
成亦云爲所爲而已事未曾爲先藉口於未必成且以

終無一成不盡失其所當爲不止保德踞山枕河城中舊
有井三前後廢者百餘年南門外井一西門外一井囓巖
曲折登降爲難其餘則東取水於河往返約三里而高下
數百丈一遇雨石滑趾難錯也且黃河水一泥沙及半焉
取重用輕日多糜費余於乙巳三月望抵任初不知城中
無井也城守都閫薩公與余同里詢及武修都閫曰器械
具技藝燭火藥鉛子可供五年差操用惟城中苦無水曩
者甘省逆猖作亂沿邊知警嘗謂使賊猝至城一閉別人
馬俱渴維時官民譁然咸以不早掘井爲恨逾月事平迄
於今人無一語及井者余重慨其言檢州志擇所營舊址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中

續蓋

命匠掘復之會五月委署寧武守雖去而工不輟秋七月
回始知興工月餘買搬民屋三楹掘至三十餘丈土埒歷
三匠人幾斃都閫亟救之始筭計費錢三十千而事不成
於是向之恨掘井不早者又譁然以爲其事斷不可爲矣
余少間復集前匠詢之曰舊難循曷圖諸新於是察山形
審泉脉擇西門內北偏開濬工未及旬穿五丈餘而得泉
余偕都閫至井所嘗其水而甘問其泉曰流泉因名曰流
泉井蓋取泉流不息之義時又奉差且天寒議明裁更成
一二井則可全濟余於是并爲之而成而色喜抑於是井
幾不爲而不成而滋惧矣友志始末告來茲

